



## 大会

第五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 第 九 次全体会议

1995年9月27日,星期三,下午3时  
纽约

主席: 弗赖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 ..... (葡萄牙)  
嗣后: 西提拉先生(副主席)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嗣后: 纳兰霍·比拉罗波斯先生(副主席) ..... (哥斯达黎加)  
嗣后: 皮尔森先生(副主席) ..... (毛里求斯)

下午3时15分开会

##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第一个发言者扎伊尔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阁下发言。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 我想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同在我前面在这个讲台上发言的代表一道,热烈和真诚地祝贺你当选大会第五十届常会主席。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大会主席是葡萄牙的代表。葡萄牙是我国,即扎伊尔共和国的友好国家,我们之间一贯有以互相信任和尊重为特点的良好关系。我们认为,你的学识和外交才能,以及你对国际事务的长期经验,将保证我们这里的工作获得成功。

我还祝贺主席团其他当选成员,我希望他们在执行向你提供协助这一微妙的任务方面取得一切成功。

此外,请允许我向你的前任,我们的姐妹共和国科特

迪瓦的外交部长埃西·阿马拉先生阁下致敬,我和他有长久的私人友谊。我想向他表达我们在看到他老练地指导大会第四十九届常会时所感到的欣喜和自豪,以及对他在履行他的任务时所表现的精力、技巧和能力的赞赏。

最后,我想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致以他受之无愧的敬意,感谢他为本届会议所做的出色的筹备工作,他为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所作出的出色努力以及他在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采取的很多值得赞赏的行动。

我现在的思想将主要转向联合国存在五十年的经验,联合国的振兴和改组,大潮次区域,特别是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局势,联合国系统对各国政府为促进和加强新兴的或恢复的民主制度而作出的努力的支持,外债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裁军努力,以及将文化财产归还原属国的问题。

今年,联合国正庆祝其五十周年。在联合国成立时,它为自己规定的目标响应了随着一场其创伤性后果仍未完全消失的毁灭性战争的结束所产生的热情、希望和需要。这些目标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保障公正和人权,促进社会进步,以及创造在更自由的条件下更高的生活水平。

到现在为止我们做的怎样呢？

在人、机构和国家的生命中，五十周年纪念日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个人如果在五十岁时还一无所成，他就不大可能为他的余生确定一个新方向。一个机构在它成立五十年后如果在实现它当初制定的目标方面仍然无所作为，那就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它的存在意义和用处提出质疑。一个国家如果在五十年中没有为它的人民做任何事情，那它就必须进行重新审查和反省——它的政治领导人、方案、社会项目、管理和方法。

幸运的是联合国不属于这种情况。联合国有一些出色的成就。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非殖化、人权、发展和维持和平方面获得了真正的成功，并作出了真正的努力。在为一个没有战争、威胁、恐吓、贫困、压迫和痛苦的世界制定准则方面，联合国的工作代表了人、全人类和各族人民的最高理想。

因此，联合国现在必须保持和加强其成就，同时也应进行自我调整，以面对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所发生的惊人的变化所提出的新挑战。

对我们这些来自非洲的人来说，非殖化是这个故事中极其重要的一页。如果没有联合国，特别是如果没有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非殖化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没有联合国动员整个国际社会反对种族隔离的祸害，如果没有它对在得到承认的解放运动，特别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下的南非人民所进行的英勇的合法斗争的支持，在南非会发生什么呢？

在扎伊尔，我们没有忘记，在34年零10天前，联合国最忠实的公务员之一，已故联合国秘书长巴格·哈马舍尔德为促进和平，恢复和维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而死于恩多拉。当时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今天的扎伊尔。

我们并没有忘记，从1960年7月到1964年6月联合国刚果行动是至当时联合国所承担的最大援助项目。

所以由于联合国这一重大贡献，扎伊尔保持了统一和领土完整。让我为此向联合国表示扎伊尔人民的深切谢

意。我国历史的这一页，也是联合国历史的一页。它提醒我们我国人民为和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作出了世代相传的保证：不再打内战；不再由于部落、种族之间或强权冲突而脱离国家；坚定承诺维持和平并进行发展对话，不论我们的内部分歧性质如何或怎样巨大都坚持这样做。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命名金沙萨城一座重要桥梁达格·哈马舍尔德，我们就是要通过永久纪念在为和平而进行斗争的战场上牺牲的秘书长来赞扬联合国。该座桥梁的象征来自于我们对联合国信息的理解。作为世界的一个开端和各国的讲坛，联合国发出和平与对话的信息，难道它不是正在各国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吗？

然而，尽管在全世界取得了不可争议的显著进步，也发生了许多其他事情。冷战结束并未有助南部、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发展进程，非洲日益贫穷，经济和社会局势恶化。

随着这种局势的恶化，特别是非洲正在经历已被消除疾病的重新出现和新地方疾病的出现，而又没有必要的资源解决这些问题。

非殖民化现在实际上已经结束。种族隔离已经废除。非洲面临民主化与发展的新挑战，被民主化热潮所包围，经历不可逆转的变革，并伴随出现新的困难。

新的统治形式正在国际一级出现，如果我们不谨慎小心，就会导致同过去一样的后果。对人们表现的“全球化”以及对反省和需要的标准化会束缚自由、压抑个性并压制各国人民的文化表达吗？

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但是，正如在前南斯拉夫、卢旺达、布隆迪以及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一种建立在种族和部落“清洗”基础上的新的战争，出现威胁安全、和平、环境与各国发展的灾难性后果，另人非常担忧。

一种新的国际罪行正在吞没非洲和世界：暴力——对个人以及财产的进攻；武装抢劫和公路抢劫；经济和金融犯罪——伪造、洗钱、非法毒品贩运、大规模商品欺骗等等；政治犯罪——原教旨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将我们带回海盗和海盗船的时代。

当然电报、电话、空中旅行、无线电、电视、计算机和录相机对缩短距离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也助长了动乱势力。

多边合作、发展资金以及国际团结的精神都已遭到浪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没有出现,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是政治原因,许多国家如扎伊尔的双边合作被迫停止,正发生在这些国家面对其财政资源急剧减少的时刻。发展援助的附加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苛刻,在拉·博勒高级会议上强烈鼓励对民主化的支援也受到条件限制。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现象目前也达到前所未有的范围。

我们看到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非洲和平的根源,一个世纪、特别是后半个世纪的希望因此看来会以绝望的调子破灭:武装冲突、严重的内部斗争、贫穷、失业、不平等、歧视、不容忍、排斥政策、反对国家专制主义的斗争、政治和社会的失败等等。

在寻求躲避暴政的人中我们还可以加上--在我们大陆--那些逃避无政府状态的人。由于内战或暴力而流离失所人的悲惨命运是我们时代的主要人道主义问题。今天出现的许多武装冲突起源于受不容忍冲荡的社区之间的斗争。

因此国际社会成员必须承担责任,互相帮助、共同行动,以扭转这些消极趋势。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1994年10月20日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样:

“过去认为完全自治的社会现在意识到各个社会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每一个人的生活无论他来自哪里今天都是整个行星的一部分。今天人们意识到,人类最崇高的目标--和平、正义与繁荣--只有作出日益广泛的共同努力才会得以实现。十分明显,一系列新的问题具有世界范围性,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孤立地找到解决办法。”

为了应付我们所有人面临的发展、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新挑战,联合国必须重新思考其方法、组织和效力。

稍后我将谈到将近三百万卢旺达难民涌入扎伊尔东部,这向我们表明联合国系统面临新挑战所出现的一些缺点。

首先,属于前卢旺达武装力量的三万武装人员于1994年7月14日进入扎伊尔,显然我们并没有期待他们的到来。他们在卢旺达内战之后来到基伍的北部和南部区域。解除武装之后,他们应该受到安置,但是谁来安置他们?他们的身份成了问题。

他们是战俘吗?我们被告知扎伊尔与卢旺达并未交战。他们是战争被拘人员吗?“不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告诉我们,“他们不在我们的权限之内。”那他们是政治难民吗?“不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回答说,“军人不是政治难民,所以他们不在我们的权限之内。”

所以,前卢旺达武装部队的3万名军事人员开始自我照料,这对村民和当地居民是不利的,而联合国系统对此却只能无能为力地旁观。

第二,在秘书长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下,我们因显而易见的原因同意将他们遣送到远离扎伊尔与卢旺达边界的地方。所以我们在沙巴、迈尼埃玛、赤道等城市找到了地点。联合国-扎伊尔联合评估团被派到了这些地区。

假设每个家庭有三口人,我们确定了9万人要被遣送离开卢旺达边界地区的属于前卢旺达军队的人。

在看到评估报告之后,联合国宣布其费用过高,而且秘书长无力找到所需的财政资源。所以,这一想法被放弃了,联合国要求扎伊尔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并将3万名军事人员留在原地,即与卢旺达的边界。

但是,让他们留在那里使基加利政府对可能产生的不稳定感到紧张,所以它就开始散布对扎伊尔毫无根据的指责。在根本未核对事实的情况下,联合国就认可了基加利政府的要求并根据1995年8月16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1011(1995)号决议取消了对卢旺达的武器禁运,以便帮助卢旺达保护自己免受一些假设的威胁,但联合国却对由扎

伊尔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照管的3万名军事人员做任何事情。

更有甚者,在1995年8月16日取消对卢旺达武器禁运以使该国能够武装自己并应付来自扎伊尔不稳定的威胁之后,安全理事会在两周之后通过了第1013(1995)号决议,设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对扎伊尔的以下指责,即前卢旺达政府部队正接受训练并得到来自扎伊尔的武器装备,以扰乱卢旺达。这都十分令人震惊,其部分原因是它涉及到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中最高级别的机构。我自己曾在安全理事会任职。在马尔维纳斯战争期间我曾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一贯认为,身负如此重大的责任,考虑事情应极为慎重。

安全理事会或者有证据并采取行动,设立一个调查委员会现在就显得毫不相干了,或者没有证据,所以就进行调查并在核对事实后采取行动。本组织的信誉在此处于危险之中。这仅仅是两个表明联合国无力应付新的挑战的事例。

联合国非常需要的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处理要求其进行干预的冲突和复杂情况时所表现出的兴趣和效率。

这同样也适用于联合国的重组。在成立五十年之后,联合国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世界今天所面临的新挑战,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在种族清洗背景下的政治冲突,影响国际关系变化,1945年10月24日以来世界所发生的变化,需要扩大在处理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的决策者圈子,需要确保世界各国在安全理事会中的代表权更公平、更平衡,并避免集体安全体系被操纵的危险,以及联合国的财政资源无法充分覆盖这一全球性组织所面临的任务的范围。

所以,这似乎是确保联合国行动中新动态的代价,因为这一变化中的世界并不完全令人放心。许多事件正在发生,而世界各国却不知它们为什么要发生或如何发生的。有这样一种危险,即政治游说集团也许会利用联合国这一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没有任何抗衡力的情况下利用自己的影响,以及某些政府也许会向联合国施加压力。这一滑坡肯定是在建立集体安全体系时没有预见到的。

扎伊尔共和国对目前中东的和平进程表示欢迎。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一方面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协议,另一方面以色列与约旦也签署了协议。我们认为,这些是走向建立全面和平的重要步骤。

扎伊尔全力支持有关方面进行的双边谈判以及目前和平进程中所取得的进展,并督促所有各方实施这些协议。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将作出努力以确保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久举行进一步的谈判。

在强调需要确保阿拉伯和以色列就和平进程其他方面进行的谈判取得进展的同时,扎伊尔共和国敦促在和平进程中的主要各方之间建立对话,并鼓励他们尽力达成反映各方正当愿望的协议。这是我们本着姗姗来迟的和平精神克服长期不信任,创造中东和平进程取得进展和发展所需条件的唯一途径。

扎伊尔共和国对中非大湖次区域局势极为关注,因为它不仅使人们对卢旺达和布隆迪,而且对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安全和发展产生了疑问。

我愿强调,扎伊尔共和国与卢旺达和布隆迪没有特别的问题。昨天,扎伊尔为那些被逐出家门的图希人提供了避难所,今天我们又正为那些离开他们国家的人提供避难所。这个地区正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人类悲剧。每件事情都几乎走到了极端,包括排斥其他人民,使图希族和胡图族这两个敌对兄弟相互争斗的仇恨,那些因种族血统或政治观念而被追逐的人大规模流离失所,轻而易举地摧残人类包括儿童、妇女、老年人和知识分子的生命,暴力本性,寻找避难所、逃辟必然死亡的人流的规模,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之间划分的不平衡以及在管理国家时拒绝民主原则。

由于卢旺达爱国阵线重新掌权,1959年以来和1962年至1963年的前图希族难民正返回家园,现在又轮到数百万占卢旺达人口85%的胡图族人离开他们的国家,把他们的财产、土地和房屋抛弃给新来者。

图希族人占卢旺达人口15%,在胡图族权力处于高峰时期的六十年代被迫离开,他们为强行重新掌权准备了三

十年。在胡图人多数通过使用武力重新掌权之前,国际社会还想等待多久?

每当出现这种反复时,新的人间戏剧将受到谴责,而且在使之重新融入和重新建立方面将会出现重大的困难。

在这场蓄意暴力的循环中,人们将越来越难说谁是无辜的,谁是无罪的。

面对这样一场巨大的悲剧,在我们看来,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似乎束手无策。那么,谁将采取必要措施帮助这些国家,防止它们的局势恶化,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防止进一步的种族灭绝?联合国基金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各项宣言并没有考虑到实际的所有现实,他们并不涉及我刚才描述在卢旺达、布隆迪和整个大湖次区域存在的悲剧的所有各个方面。而且这些决议和宣言又造成这一区域不稳定的政治影响。

在我们今天所处的阶段,引用崇高的的原则,或者根据谁最有本领提出他们对局势和事实的说法来解决谁是谁非是毫无意义的。相反,我们必须客观的决定卢旺达和布隆迪作为国家所面临的具体问题,采取特别措施,在通盘处理该问题的架构内,确保包括遣返难民;民族和解;分享权利;在现在构成对政府的政治支持的军队内建立必要的平衡以创造共和国武装力量;建立或振兴民主化进程;协助难民重新纳入社会;为原籍国或庇护国提供重建发展援助;以及最后,建立可行的司法结构,以便有一定的公正。确实有一个公正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本着这样的精神,扎伊尔共和国在签署有关潜返难民双边协定后,召开一次大湖区域和平、稳定和安全的区域性会议。这次会议若要成功就必须非常仔细地筹备,原因很显然。扎伊尔代表欢迎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热苏斯大使担任特使职务。扎伊尔将同他充分合作,以确保他的任务成功。

我也要请大会注意,卢旺达难民流入扎伊尔东部,这样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闻所未闻的事件,现在它的轰动效应减弱后,看来已经被排到国际新闻的末版,难民们已经摧毁了一个无价的国家遗产:维尼加国家公园,这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所列

的一个国家宝库。当地的植物和动物--大猩猩、大象和其他保护动物--未能幸免。环境、生态,以及基本的卫生和教育基础设施被摧毁。大会1994年12月2日关于特别援助接受难民的国家--包括扎伊尔--以帮助恢复被大批难民的存在作破坏地区的第49/24号决议,迄今毫无作用或下文。

扎伊尔因为同卢旺达有边界而成为卢旺达悲剧的受害者,现在却越来越频繁地被指责企图破坏卢旺达稳定。指责的人不是其他的人,正是那些想用难民的问题破坏大湖地区稳定的人,以便实现他们创造一个新的伊马帝国的梦想,对从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提出挑战。他们会提出在某些地方分配土地的办法来解决本地区的种族冲突,所有这一切都损害扎伊尔。

这种作法表明,在整个问题中有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要么按照难民一词的真正含意处理难民问题。那么,大批难民在我国境内的存在和他们所带来的破坏给我国人民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引用《领土庇护宣言》中所设想的例外情况。或者我们要处理的是因政治和种族原因而被悄悄的驱逐出国的人们,这样的话,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宪法,允许一个国家因种族和政治原因驱逐本国公民,我们没有必要接受因《种族情况》被赶出来的人。因此为了不让某些国家利用扎伊尔所谓企图破坏卢旺达稳定的借口展开一场反对我国的阴谋,扎伊尔在安全理事会决定取消对卢旺达的武器禁运之后,在面对我国的安全受到破坏和我国人民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扎伊尔采用一份关于难民的国际文书即1967年12月14日的大会第2312(XXII)号决议:《领土庇护宣言》,敦促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承担他们的责任,因为扎伊尔没有能力单独承担我国境内大批难民的负担,特别是因为不久即将举行选举。

即然就此问题已经讲了很多,我谨回顾《领域庇护宣言》序言部分第二段指出,面临破坏者的人

“有权在他国请求并享受庇护”。

第三条第1段指出,这种人

“不得使诸如下列这处置：在边界予以拒斥，或于其已进入请求庇护之领土后予以驱逐或强迫遣返”。

自从1960年以来扎伊尔一直在接受来自卢旺达的难民，有时是图西人，有时是胡图人，而且我们总是严格遵守上述这项规定。然而第三条第2段指出：

“唯有因国家安全之重大理由，或为保护人民，例如遇有多人大批拥入之情形时始得对上述原则例外办理”。

而且如果一个国家决定有理由对这条规定作例外处理它可考虑

“能否予关系人以前往另一国之机会”

随后在国际社会上提出该问题。扎伊尔所处的正是这种情况。

扎伊尔决定对这项原则作例外办理，并且通知了联合国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愿意接受这些难民的国家，完全可以接受这些难民，但是，扎伊尔拒绝继续被指责破坏卢旺达的稳定，原因只是我们在我国接受了300万卢旺达人。我们决心排除捏造对我国的指责的根源，这样国际社会就能更好地判断我国同邻国和平相处的决心。

扎伊尔政府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请求，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主管绪方贞子夫人举行会谈，请她在难民事务办事处一级组织难民大规模和持续不断地自愿遣返他们的原籍国以便到1995年12月31日使所有难民返回家园。

国际社会有义务帮助卢旺达和布隆迪解决本国公民遣返和安置问题。1995年9月25日，我们在日内瓦的最后的一次会议上同卢旺达复兴部长和绪方夫人商定了在12月31日遣返所有难民的办，在各个入口每天遣返8000-10000人，这些落入定为尚古古、基塞尼和吉奔巴。

我们想不出任何政府不得不在国际声援的需要和国家安全和保护本国人口的需要两者之间作选择，会在应该

怎样时犹豫不决。

如果从新闻媒介中所反映的情况来判断，那么一些人要人们对扎伊尔报有的是这样一种印象：它是一座地狱，在那里生活不会很舒服。

扎伊尔人也是人。与任何地方的人一样，有些人是好人，有些人是坏人，有些人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我们也是一个民族。无论人们对我本人或我国的其它政界人士持什么看法，都不能以此抵毁整个民族，或损害我国整个民族的形象。

逃离战争的恐怖和暴力的许多人选择前往生活的地方证实扎伊尔这座“地狱”。但人们很可能会问，如果扎伊尔处理不了部族间的冲突——我们有450多个部族——和我们的其他国内政治，如果它向卢旺达一样分崩离析，导致我们的47,000,000人逃散到邻国，那么中非的和平将是如何。

向我国这样的国家曾经历一个民族所能经历的整个动乱过程——这一过程远不止于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大致持续到独立的头几年，我们也曾经历根据我国人民的愿望建立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国家的代价。对于我们来说，世界上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和平。没有和平，全部说什么幻想，进步与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了和平，每个国家都必须为她的人民负责，必须学会适应本国自己的矛盾，不得强迫其他国家承受他不能处理这些矛盾的负担。否则，国际社会必须在区域和全球个别向他提供援助，以发展他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而不造成进一步创伤，特别是不给其他国家，及向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创伤。我们这样的国家需要把资源用于其他目的。

因此，国际社会有义务，而且也应该有勇气在大湖区实行和平与和解，并明确表示拒绝纵容排除异己和区分种族的倾向。

扎伊尔在其领土上收容了许多非洲难民。他出于共同的人性和对我们与邻国的历史联系的认识，决定收容我们的卢旺达兄弟。但是我们再也不能为席卷我们邻国的

悲剧付出代价。这些悲剧给我们边境居民造成了各种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影响。

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尽力安抚我国人民,帮助卢旺达和布隆迪政府做出各种必要的安排,以确保难民的迅速回返并重新回到他们的家园生活。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决心为恢复我们分区域的和平气氛而努力,并为旨在实现和解的所有努力做出贡献,以加强那里的相互信任和安全。

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单独应付这些难民。我们无法单独承担人道主义原则和我们所签署的协定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人道主义负担。

我谨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感谢绪方贞子夫人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执行委员会以有限的资源为解决大湖区难民问题所做的努力,以及为修复布卡武机场和乌维拉港而提供的援助。

我们还要感谢欧洲联盟成员国保证为在组织选举前修复南北基伍的道路而提供捐助。

在1960年代,南方国家中很少有当权人表现出特别关心或重视领土与发展、领土与人权以及人权与发展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艰难的管理经验教会了我们一些教训。对发展与财富的管理比受屈辱和贫困更有意义;消费他人的物品并不够,应该学会生产自己消费的物品;继承别人设想出来的基础结构和生活方式是一回事,而设想出自己的群体生活方式并靠自己解决自身的局限性则是另一回事。

在一切事务中,个人才是中心和媒介。当一个人的权力和自由受到蔑视,当他意识到他在国家事务中不算什么的时候,他就脱离社会主流,不参加上层要求他参与的国家发展努力,不接受与他自己日常生活不相干的政策。我们许多国家在过去30年里体会到这种权力和自由被当一回事的人满不在乎的态度。今天,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崩溃,人权、民主与发展之间的这一联系得到了理解和确认。这不仅是由于在拉博勒会议上所说的一切,而且也是由于

我们在那里听到信息很重要,而且很强烈,因而必须将非洲的民主化进程理解为一种认识和自我认识过程。这一进程就是这样变得真正无法逆转了。

在扎伊尔共和国,艰难过渡的5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造成了巨大破坏,因此,我们未能在自由国家的舞台上充分发挥我们的作用。在国内,我们也未能充分担负起应付我国人民社会经济需要的责任。

但是现在我们已决定埋葬过去,充分履行我们的职责,为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做出贡献,那怕只是通过对情况的分析。

我们打算加强与所有友好国家,特别是与我们的传统友国的联系,以共同找到解决困扰我们关系的适当办法。与此同时,我们打算使发展领域中我国对外关系的多样化具有持久、真正和有用的含义。

在国内,通过总理在1994年9月所谈到的另一种管理,我们打算在恢复自由的情况下满足我国人民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这是一个优先问题。民主并不意味着放任。法制意味着所有公民毫无区别地受法律制约,在我们各国,教育尽可能多的人,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提高普遍教育水平和政治及民主觉悟——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利用国家有限的财政资源,以便在即将举行的选举后加强民主、法制与进步。

在我国政府努力创造法律安全的条件以及有利于建立富有成效的伙伴联系和互利合作的经济环境时,我们希望依靠我们的国外伙伴和国际金融机构——总之依靠国际社会——与我们一道应付发展的挑战。目前我国的体制秩序符合我国人民通过其整个政治阶层所表示的愿望。其目的在于使我们理智和有条不紊地摆脱危机。但是仅靠我们的努力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寻求援助来促进民主化进程,因为不幸的是,人民对政治方案的支持对于找到解决其日常关注的问题的办法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正如《马尼拉宣言》所强调的那样,依靠相互支持可以克服危害新的民主各种内部和外部势力。因此联合国有义务支持各国政府,包括我国政府为促进或巩固新的或重新建立的民主而做的努力。

根据第47/196和第47/197号决议,消除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赤贫是1990年代的优先发展目标之一。1996年被宣布为国际消除贫困年。这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荣耀。

过去50年中,联合国为加强国际经济合作进行了真正的努力。尤其是它通过了基于公正和平等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继续呈现出不平衡的现象,这种现象由于持续存在和扩大,今天已成为各地和平的真正威胁。

在非洲,国家、分区域和区域一级进行的打破贫穷恶性循环的努力,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陷于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的非洲,多年来一直在沉重的债务之下呻吟。它经受了降低的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以及官方发展援助的下降等影响。

债务是非洲经济成长和发展的主要障碍。沉重的债务负担吸走了我们各国三分之一的出口收益,使本来可由于支助增长与发展的资源严重流失。

为了执行经济改革、稳定化和结构调整的计划并根除贫困,负债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为其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它们还需要债务国和多边金融机构提供新的资金和优惠财政援助。

如果要释放出国家资源以支持社会发展的必要活动,那么减免债务就变得日益不可避免。债务还本付息给我们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责任令人如此吃惊,以至于我们必需使自己具有特殊的创造力和紧迫感来争取解决它们所引起的问题。这需要想象力的飞越。

因此,我们认为需要紧迫评价联合国各机构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取得的进展,从而作为对该评价结果的回应,我们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及国际经济合作。

扎伊尔共和国希望,大会将在本届会议上,在有关外债危机和发展的议程项目96(c)的框架内,考虑不结盟国家在1994年8月13日至15日于雅加达举行的会议上提出的

建议。它或许可从中找到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及处境其和谐发展的方法和手段。

众所周知,没有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就无法吸纳发展中国家现有水平的外债,而前者也必须就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达成一致,该秩序将考虑到其伙伴的重要利益。北方各国也会通过进一步努力从如下事实而获益:即债务国只能根据其财政能力履行其偿还债务的义务。在目前情况下,尽管它们进行了各种真心努力,但迫使它们履行其所有财政承诺会以其经济的崩溃而告终。

1995年被宣布为各国人民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死难者世界年,各会员国被要求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今年,我们还将对《宣布1990年代为第三个裁军十年宣言》进行中期审议和评价。

今天,在我们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害者的时候怎能不想到前南斯拉夫、利比里亚、索马里、卢旺达、布隆迪和其他各地的战争受害者?我们何时纪念这些战争的受害者?任何毁灭人的生命的行为,都不会比另一个这种行为更恰当。联合国理应避免后世遭受战争之害,但是是哪一个战争,哪一种战争?诚然,从1939年至1945年进行的那种战争没有再出现,但我们今天是否可宣称人类已掌握和平的技艺?人们心里想的是如果要使世界免于战祸,就必须以和平的精神取代战争的本能。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所取得的任何进步都仍将是脆弱的。

联合国给我们提供了从全球角度考虑战争、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机会。它仍然是实现武器控制和裁军目标的重要手段。但必须更有效地避免冲突与紧张局势的情况。必须建立一种可使各国降低其军事能力的有效集体安全制度。通过管制武器和建立较低水平的力量平衡来限制武器和促进裁军,已经不够。我们认为,这不是实现让所有人获得发展目标的方法,这是联合国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我们必须重新在国际关系中确立信任。我们必须进行创造性努力,以确保裁军同实现全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同时进行。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第一项全球和真正可核查的裁军条约即《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

器及销毁此类武器的公约》，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渠道。实际上，它通过彻底销毁一整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使各国得到安全方面的收获。我们希望该公约将很快获得法定批准数目而生效，并因而成为各国所公认的标准。

自从1973年把关于被没收的艺术品归还给受害国的项目，列入大会议程以来，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成员对该项目的日益兴趣。除为归还文化财产举行的双边谈判之外，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移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该公约的缔约国数目继续增加。

然而，与大会对该项目的重视相比，“归还”或复原的文化财产的数量和质量却微不足道。仍然持有属于扎伊尔的艺术品和其他文化保障以及博物馆展品和档案的国家对扎伊尔作出的许诺，仍未充分履行，这些物品对保持和培养文化价值是很重要的。

我们呼吁秘书长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总干事合作，尽一切可能鼓励这些国家履行其义务，从而能够实现联合国及这些物品原籍国的目标。

我祝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工作获得圆满成功，并祝联合国永远存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巴拉圭外交部长路易斯·玛丽亚·拉米雷斯·伯特纳先生阁下发言。

拉米雷斯·伯特纳先生(巴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向大会主席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表示最良好的祝愿并祝贺他的当选。我向他保证巴拉圭将进行最彻底的合作。

我还要向科特迪瓦的阿马拉·埃西大使在上届会议中指导大会工作的赞赏和感谢。

同时，我高兴地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转达巴拉圭政府和人民对于他所作的值得称赞的努力的祝贺。我代表巴拉圭和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胡安·卡洛斯·瓦斯摩西再一次表示我们对联合国的充分支持，巴拉圭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

我们正处在独特的一年、处在重要的喜庆的一年，纪念联合国的第一个50年。

我是联合国在第二次大战后诞生的幸运的目击者之一。当时的生活引导我作为它的一名工作人员为这样缔造的组织工作了25年。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我相信联合国基本上是实现了给予它的争取和平与安全、努力建立一个比较平等的国际法律秩序和致力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的期望。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我们并不能说，我们在政治成就方面取得了我们原来期望的成就。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秘书长和联合国系统内不同机构可以做出各自决定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些是非常杰出的成就。我们可以列举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非殖民化的成就，对个人和集体人权的始终和普遍的支持，国际贸易的公开化和自由化，在人口学、经济学、健康、教育等领域汇集和出版的大量统计数字，等等。

我不想面面俱到，谨想突出表示我们赞赏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刚刚在北京结束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同样受到期待的联合国人类住区问题会议(生境二)。这些首脑会议和会议对人类所做的贡献都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

我还想强调指出，我国政府赞赏独立工作组关于联合国未来的报告，我们同意该报告提出的许多观点和建议。

在这方面，为简明扼要起见，我们只想强调报告的第二章，题为“未来的联合国系统”。我们支持实行必要的改革以利于

“一个公平和正义的世界，一个分享经济进步的世界，一个几代人都能在安全与和平的环境中，在我们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中愉快地生活”。

但是，我们了解，该文件指出，

“变革的出现不会是没有困难的”

并指出

“理想的解决办法和政治上的可能性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我们打算详细谈论本届会议的庞大议程，我们想强调指出巴拉圭认为有必要对联合国做更多的改革使之适应变化中的新现实，与此同时，我们支持只要有可能就要进一步加强整个系统，不仅是通过法律维护和平，而且从世界各国人民的和谐一体化的发展出发加强安全。

在这方面，巴拉圭继续支持联合国机构的改革，加强大会，通过吸收更多非常任理事国和限制否决权使安全理事会民主化。在新增加的常任理事国中，重要的是要确保拉丁美洲和其他洲有平等的代表，其中我们只列举日本、德国和巴西。

如果会员国不是根据已经达成的预算分摊并积极、科学地处理为联合国系统筹措基金这一严重问题，所有这些都将是不可可能的。巴拉圭根据自己的努力情况目前正在交纳它的分摊会费，我们想强调指出，有必要使联合国的资源合理化并提高它的行政效率。

我们过去也曾指出，联合国在世界上方案和项目的资金分配是不平衡的，只有8.66%的方案分配给拉丁美洲国家，而其他地区分别得到50.42%和40.67%。

巴拉圭正在密切注视联合国在和平和发展问题上所做的巨大努力。

巴拉圭希望就维持和平问题提及下面几个具体问题。

关于议程项目27，我对姐妹的古巴共和国经济上继续表现的开放性表示高兴。伟大英雄、诗人政治领导者、作家和教师何塞·马蒂曾经是巴拉圭驻纽约总领事，他当时对我国做出的贡献至今仍硕果累累，我一起想起这些就感到愉快。

在这方面，巴拉圭重申它完全支持里约集团支持解除

对古巴的禁运的宣言，我们重申支持根据人民的自愿和在尊重人民自觉和不干涉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变革。

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局势，巴拉圭支持由大会发起、并经安全理事会通过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以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他有关机构进行的不同的行动方案。我国并没有失去信心，明智的力量和人类同情心的鼓舞在不久的将来将解除现在因为仇恨和暴力而分道扬镳的人民的巨大痛苦和牺牲。

巴拉圭和国际社会一样对卢旺达和布隆迪以及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冲突表示关注。

联合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所从事的各种各样的行动值得我们的尊重和支持。我们不想详细的一一列举，谨想谈一下在萨尔瓦多、海地、伊拉克、科威特、安哥拉、莫桑比克、索马里、西撒哈拉、利比里亚、黎巴嫩、塞浦路斯、柬埔寨、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等地的问题。联合国正在和已经积极的做出了贡献，在充满动荡的世界各地派遣了观察团和援助团。

我们对中东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的和平进程仍然抱有信心。巴拉圭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近达成的协议感到高兴，我们并希望这些土地上不久将出现新的进展，这里是三大宗教及其辉煌文明的摇篮。

巴拉圭当然支持联合国为实现裁军所进行的工作，无论是在常规、生物、化学或核武器领域。巴拉圭还要对世界不同地区进行的核试验表示关注。

巴拉圭正在日益团结一致的国际合作框架内参加反对可怕的恐怖主义的温疫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斗争。

巴拉圭主要指出，它希望作为两方会谈的结果，能够达成一项公平和平等的谅解，根据《宪章》所载普遍性的原则解决中华民国的局势。

联合国在发展方面的合作意味着在经济、社会和其他有关领域进行巨大的改革和重振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联合国同拉丁美洲经济系统的合作以及联合国同

其他的区域集团的合作是很有成就的。应该特别强调横向合作。

我们认为召开一次国际发展会议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是确保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措施之一。

最近在我们的大陆发生了一些金融混乱状况,债务、贷款和投机性资本加在一起造成了范围广泛的危机,不久前才得到解决。这种情况使我们不得不重申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进行有效和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根本要求,这一点最近在基多举行的里约集团会议的结论已予以强调。

巴拉圭感到高兴的是可以向大会肯定的说,其国内的民主进程目前正在一天一天继续加强。根据国家宪法,我国政府已经保障并将继续保障所有的自由,并遵守我们已经签署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盟约》。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联合国人权审议委员会在1995年的结论中谈到了我国的情况,承认了巴拉圭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们还必须满足的巨大需要。

我国的民主过渡没有得到原来希望得到的物质支持。除了欧洲共同体和日本所提供的捐助以外,我们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源来解决我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就是这一点说明了我们为什么还没有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冲突。

在承担提出解决办法的任务时,我们重申在这样作时将始终遵循公平的道义原则以及联合国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发展努力给予更大的支持。为此,巴拉圭人民震惊地--而且我必须说是愤慨地--了解到一些欧洲和美国银行准备把巴拉圭官方从来没有认可的债务要求提交瑞士法庭,这些债务是因为在意大利发生的欺诈性行为造成的,那些国家目前正在对这些债务进行调查和审理。

巴拉圭已经恪守并将继续恪守它的每一项国际承诺,但是我们绝不同意支付与我们的法律无关而且违反法律的每一项原则的债务。

最近在基多召开的里约集团大会积极的支持生产性投资,并阻止投机行为,投机行为不能创造就业,但却不幸地却成为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的特征。这些方面我国政府继续执行关于巴拉圭--巴拉那水道的计划。该水道不是一个新的项目或一个从头开始的设计,相反,它早就作为一个天然存在的,现在需要的就是对它予以改进,而不是削减,改进的办法就是修建一些适宜常年运输货物和人员的河道。里约热内卢的生态首脑会议加强了巴拉圭对需要保护环境的认识,由于这一水道已经作一种自然状态而存在,环境--我要强调这一点--将无论如何不会受到损害。

从1995年1月1日起做为一个关税联盟的南锥共同市场(MERCOSUR)已经使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的经济相互补充,而且结合成覆盖2亿多人和1 200万平方公里的市场,是世界上第四大地区实体。五年前使南锥共同市场得以成立的《亚松森条约》是以两项关键原则为基础的,即国际民主和国际团结。这个灵活的一体化制度目前试图也将玻利维亚和智利这两个姐妹共和国的经济包括进来,而且《安第斯条约》可能最终也会加入。

巴拉圭对目前正与欧盟进行的富有成效的谈判充满着热情,这个谈判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覆盖欧洲和南锥共同市场的范围广阔的自由贸易区。在西班牙杰出的主持下,欧洲联盟目前正在研究一项范围广阔的框架协议,我们希望年底能在马德里签署这项协议。

巴拉圭深信必需推进在南锥共同市场建立超国家实体的进程,如行政委员会和法庭。

乌拉圭在南锥共同市场担任临时主席期间,经历了稳定发展期的关税同盟正式生效,而且也同欧盟达成了谅解。我们刚刚把南锥共同市场主席席位移交给乌拉圭东岸共和国。

在南锥共同市场范围内,巴拉圭正在执行一项自由贸易政策,这项在南美最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宪章第8条关于资本流动不受任何限制的规定。

巴拉圭认识到必须压缩其军队的规模,以便将军费转移到社会部门,但同时不忽视保卫安全的需要和不损害军

队的效能。幸运的是,现在对各种实现上述变化所必须的授权和合作已经有了解。目前,我们正在国内研究派出我国武装部队参予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可能性,而且我们已经开始调派军官参加训练班。

我们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世界银行以及美洲开发银行对在我国进行的方案和项目的融资。我们还感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我们非常有效的指导。

贩毒在巴拉圭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巴拉圭既不是毒品生产中心,也不是消费市场。贩毒造成的唯一问题就是以工业化国家为目的地的毒品过境,而我国漫长的边界又给这种过境提供了方便。巴拉圭现在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外来的帮助同这种祸害进行斗争,而且已经取得重大成功。国营和私营部门的腐败现象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灾难性现象,我国政府目前正在对这一问题采取行动。在这方面,巴拉圭坚定支持委内瑞拉政府向里约集团的其他伙伴国递交的美洲反腐败公约草案。

巴拉圭对为是里约会议集团作出的贡献并作为该集团的一员感到自豪。建立这个灵活的机构就是为解决具体的冲突,这个机构已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因而继续作为范围广泛的而且正日益有用和重要的政治对话的框架存在。里约集团是美洲国家组织(OAS)创始国所建立的,因此具有特别的连贯性以及适时的政治地位。我们为在迈阿密进行的美洲国家总统首脑会议——特别是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举行的部长级会议——采取的切实做法感到鼓舞。

在结束讲话前我仅指出,巴拉圭政府希望强调为解决皮尔科马约河的生态问题与阿根廷共和国达成的积极谅解。姐妹的玻利维亚共和国已加入我们签署了一项三方协议,以解决一个由于欧洲联盟的合作已准备好进行区域发展的地区的这个问题。

去年我们提到需要在联合国系统内建立一个基金来促进科学和技术,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我仅特别向我们来自南方的伙伴们呼吁。如果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优秀人物不掌握科学技术,发展是不可能的。工业化国家与我们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如此之大,缩小这种差距已成为是否公平的和必要的问题。首先,这是

一个实现农业和粮食技术自由转让的问题,这有可能使我们生活在社会和平中。

联合国成立了五十年,它经过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里程碑。那些昨天还似乎不可解决的棘手问题现在已被抛在身后。

威胁着人类几乎两代人的核危机现在似乎已不可思议。再不能从只有靠大战——幸好避免了这场战争——才能决一胜负的两种意识形态的观点来解释世界。

极权主义和自由之间的竞争已经结束。虽然在世界上许多地区还未享有基本人权,但是获益于联合国的各项宣言和公约庄严载明的自由已不是问题。

我们不能忘记自1819年以来有过353次战争,但这些战争都不是在长期稳定的民主国家间进行的。

人们普遍并日益认识到,只有联合我们的力量才能解决许多重要问题。只靠一个国家的努力是不可能解决环境、妇女、教育和儿童问题,以及这次庄严的大会议程中所列的绝大多数问题。这个事实每天都得到证实。今天我们忘了在不久前在我们这个组织已存在时,没有关于各国内部事务的辩论,而且不允许进行国际干预。如果今天重写《宪章》,第二条第7款的改变会使人感到惊异。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联合国时代。我们仍缺乏对此进行评价的眼光,但我们相信结果是积极的。我们没有倒退,我们甚至没有停步不前。

我们再次听到强调本组织缺点的声音。如果我们看不到由于这个机构的存在和帮助而发生的有利于人类重大变化,这种批评似乎是正确的。我国通过我重申它支持进行至关重要的和必要的改革。这是我们的责任,是向那些设想、建立和发展了本组织的人能致以的最高敬意。

但正如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我们记住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则,这些改变才是正确的。近几年来我们乌拉圭人重新走上了民主道路,我们认为我们不仅是被要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获益于进步以及确保所有人的福利这一愿望所驱使。我们懂得,我

们是具有全球根基的共同事业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个为了了解自己必须了解他人的民族。

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一种我希望能永远保持的信念：大多数人相信，有联合国在，就可能有一天，可能会很快，有可能找到新形式的世界主义。这种历史感使我们再次从世界的角度思考问题——当然这将是我们的新活动，使道义在政治上获胜，使二者的分离只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刻。

意释黑格尔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将变成什么？”。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请墨西哥外交部长何塞·安赫尔·古里亚先生阁下发言。

古里亚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墨西哥一直致力于它的积极发展，并为其作出热情贡献。墨西哥毫不例外地有效地在文字和精神上促进《旧金山宪章》的原则。今天墨西哥在全世界面前确认，它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和平、发展和集体谅解，这些是联合国对人们的鼓舞。

副主席西提拉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提任主席。

五十年来我们进行集体外交，对多边行动的范围和限制进行争论，联合国难以适应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的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五十年来联合国的航船不断受到不容忍、横蛮地和无理地利用权力和武力以及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的种种恶浪的冲击。但尽管受到这些冲击，这条航船没有沉没。今天船上有185个国家，要把我们的子孙后代带到一个更安全和更稳定的港口，而不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继承的那个港口，联合国仍然是人类最好的选择。

在这头五十年里，已为建立一个在各国间有更高度的和平共处的新的文明奠定了基础。过去历史上人类从未掌握过象联合国这样具有普遍性和生气勃勃的工具。这次五十周年之际进行的一般性辩论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使我们承诺维护联合国的成就，概述联合国在下一世纪应具有的形式。显然世界不能没有联合国，但也显然联合国的结构需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才能应付今天的各种挑

战。

经常出现的题目是需要改革本组织，而主要的问题除其它外如下：

首先，墨西哥优先重视审查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并建议增加安理会的成员数目，在真正地改革其工作方法，其中包括重新考虑否决权的使用和存在的范围内严格地遵守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

第二个问题是对秘书长作用的限制，这些限制已极其严重地削减了他采取行动的能力。

第三，很多会员国未能履行其财政义务。

第四个问题是联合国系统的一些专门机构存在着极端的官僚主义，并缺乏行动的协调以及缺乏成员国对诸如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等履行十分有益职能的其他机构的政治支持。

两极对峙的结束所产生的热情已经减弱，这是因为出现了广泛而痛苦的种族、宗教和区域性冲突，特别是在前南斯拉夫和一些非洲国家——对于这些冲突我们必须紧急地谋求解决办法。幸运的是，有理由感到乐观，例如在中东谈判中所达成的进展，这是我们必须承认并继续鼓励的。我们特别满意地看到在危地马拉旨在牢固和持久的和平而进行的谈判取得了进展，秘书长和墨西哥为其成员之一的秘书长之友小组为此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多年以来裁军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议程上的一个优先项目。仅仅在几个月之前，我们一致同意无限期地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此同时，我们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重申了有关裁军的各项重要保证，其中包括所有核武器国家一致同意作出系统而逐步的努力在全球范围内裁减核武器，以期在一项全面彻底裁军的方案之中销毁这些武器。我们现在需要为实现这些目标确定最后期限并通过我们也在会议上核可的审查机制，在监测已作出的承诺方面保持警惕。

但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显然对于有关这一议题的谈判感到不满意。似乎并不存在必要的政治意愿来利

用两个主要军事强国之间的缓和在裁军领域中取得进展。与此相反,持续存在的担忧是这一进程可能会逆转。当然这使得加倍努力在裁军问题上取得进展,并将注意力集中于各国之间相互建立信任措施的具体方案变得可取。

在1996年缔结一项在所有环境中绝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普遍有效的条约是裁军领域中的优先任务。这一项目目前正在日内瓦谈判的条约应在大会下一届会议开始之前开放供签署。为了加速实现这项目标,所有核武器国家应象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和联合王国已经做的那样接受“零点方案”。

墨西哥政府极其关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国最近决定进行核武器试验而不顾国际社会一再要求它们停止这种行动。我们谴责这些试验并重申我们有礼但坚定的呼吁,即这两个国家宣布一项直到缔结核禁试条约之前依然有效的暂停。《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缔约国以及《拉罗通加条约》的成员将为此目的提交一项决议草案供大会审议。此外,我们同意一些国家的意见,这些国家已表明它们支持立即开始谈判以确保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物质,这的确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期间以协商一致方式所同意的另一些承诺。

在为实现核裁军而努力的同时,必须推动常规裁军进程。墨西哥支持并鼓励关于常规裁军协定的谈判,这些协定将确保透明度并在区域和全世界范围内限制某些种类的常规武器的生产、交易和转让。

在目前正在维也纳举行的常规武器问题会议上,墨西哥将促进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让地雷,并将就小口径武器、集束炸弹、小型杀伤导弹和空气燃料炸弹的使用提交建议。

联合国五十周年使我们有机会来思考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以及我们必须进行的变革。应该忆及,过去一年也是在值得纪念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建立的各机构五十周年。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所订立的各项协定在它们建立以来的五十年期间促进了经济合作。生产全球化、贸易特别是金融全球化无疑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它可能引起这些金融机构目前无法有效对付的种种危机。

墨西哥赞赏并感谢国际社会在它所经历的金融危机中所提供的支持。如果我们未能指望得到来自友好国家政府和多边机构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墨西哥人民为解决这一状况而每天正在作出的巨大努力本来会更加巨大。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墨西哥的危机已证明了整个国际金融体制的脆弱性。

对现代国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成功地完成我们的结构改革进程要求有一种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国际筹资机构可能向我们提供的及时和有效的财政支持,以及这些机构查明并防止各成员国在对外部门所面临的种种危机的能力。

请允许我现在评论一下我国的经济局势。墨西哥决定正视导致财政危机的问题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立即建立产生有力的必要调整措施的严格经济方案。

我们已作出困难决定,只有一个清楚的目的:承认有必要调整,同时尽可能减少代价并且同时建立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新纲领。

目前,墨西哥的通货膨胀明显下降,利息率也如此下降;经济主要部门的生产活动开始重新获得其势头;并且墨西哥经济继续其结构改革的进程,以便保持和增加我们的竞争力。曾处于严重逆差的贸易平衡现在出现顺差,并且我们继续在上寻找其他市场,不论是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以便使我们的贸易多样化。

我们完全认识到危机的社会代价,并且正在采取减轻其影响的步骤。但是,要评估局势的实际情况,只考虑目前经济政策的代价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到在这种紧急局势中不采取果断行动可能带来的更大代价。

墨西哥将继续不仅强调适用目前生效的条约、普遍承认的法律原则和国际法庭决定,并且强调某些联合国决议对国际法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因此我们在这个人类最重要的论坛上谴责在域外基础上将一国法律适用于第三国公民的任何企图,正象误称“自由和民主声援古巴法案”将做的那样。我们求助于美国国会正义和公正感以及国际团结精神来制止该法案,

一旦通过它将会明显地违反国际法并成为世界其他地方无法接受的政治先例。

为了进一步明确表明我们对法制作作为行为准则的承诺和回应秘书长在其题为《发展纲领》文件中的呼吁,墨西哥将准备撤回在其接受国际法庭强制性管辖权声明中的保留,如果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的话。

墨西哥支持各国对新世界议程的主要问题分享责任的原则:维持世界的公正和平,与贫困作斗争,确保国际财政稳定、自由贸易,反对贩卖毒品,管理迁移活动,严格尊重移民的人权,加强民主以及保护人权。此外,我们认为应该有选择地通过世界会议制订行动方案,如开罗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哥本哈根的世界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以及根据最近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使妇女平等地加入我们的社会。

吸毒和贩卖毒品已成为社会健康和福利的主要威胁,危害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毒品贩卖和有关的非法活动,如非法贩卖武器、洗钱、恐怖主义、腐败和其他犯罪构成对许多国家行使司法的最严重挑战。

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加倍努力以消除毒品的需求、生产、供应、贩卖和非法散布。在抵制贩卖毒品的国际战略方面建立新的协商一致意见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原因,墨西哥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先生已建议举行制订这个问题新解决办法的国际会议。《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十周年似乎是召开这种会议特别恰当的时候。

我们相信,大会本届会议将发现我们建议的优点和充分理由,该建议已经得到相当多国家的支持,并且我们重申我们当然准备就这个倡议的范围和内容进行广泛对话。

新形式的不容忍、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威胁世界和平。联合国必须紧急地分析国际迁移流动在所有地理区域越来越大的重要性,这种流动今天受到破坏性态度的影响。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开始对话,使之可能在充分尊重移民及其家庭人权,包括工人权利的情况下找出建设性解决办法。

从这次一般性辩论开始,联合国进入充满不稳定因素和机会的时期。21世纪将与以前的所有世纪不同,我们将第一次有机会建立真正全球范围的文明,并且同样地建立一套指导和管理所有国家行为的普遍性价值。集体意识的出现、人类取之不尽的才能以及谈判和谅解的愿望将战胜任何武力或强制的想法将是新世界秩序的基石,在这个秩序中各国人民都有作出最丰富和最崇高贡献的余地。

在联合国目前进入的阶段中,墨西哥将坚持不动摇地支持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作为其承诺的一部分,我们将以墨西哥人民的道义素质、和平主义使命和团结精神建立能够改进人类条件和确保人类尊严和生存以及我们所共有的地球的国际体系。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格鲁吉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奇克瓦伊泽先生阁下发言。

奇克瓦伊泽先生(格鲁吉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最热烈地祝贺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五十周年令人瞩目的本届会议上担任其职务。这无疑是对他丰富的个人经验及其对国际社会杰出贡献的一个适当承认。

我要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深表赞赏。他为今后世代创立一个更加安全、和平与团结的世界作了执着的努力,特别是他对我的祖国的命运密切注意,不断关切,并表达了个人的同情。

我要代表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家元首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和我国人民感谢所有会员国在格鲁吉亚漫长历史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支持它。我谨向国际社会保证,尽管政治情况非常困难,最近还出现了野蛮的政治恐怖主义行径,但格鲁吉亚民族将继续为实现民主与稳定的目标而奋斗。

我非常有幸前几次也在这一独特的聚会上发言,我一直认为,虽然我们各个国家和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一直年年存在,但本世界性机构的独特性质促使人们从更加乐观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并谋求新的和创新的解决办法。今年这个周年特别是这样。

这个大厅目睹了不同的时代和实践。其中有的充满紧张和压力,当时世界正在灾难的边缘摇摇欲坠。我们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五十年的人类历史就是在这些围墙里面写成的。

幸运的是,紧张的冷战对抗已经消失,它为形成合作与伙伴关系的机制扫清了道路。这些机制需要时间成熟起来,并证明其活力——但当今时间是一种几乎没有人享受得起的奢侈品。

各种其他因素也在阻碍这一新生进程。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存在着一些同时在为勉强维持生计和改革其贫困经济而奋斗的国家。这造成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经济社会局面,它反过来又导致政治不稳定、种族或内部冲突,并归根结底,给区域和平造成了额外威胁,使个别国家的问题成为一种全世界都感到关切的事项。对国家利益来说,该国脱离全球商业、技术、投资和信息机会,使得这个最困难的因素进一步复杂化。

任何发展中国家——格鲁吉亚无疑是其中之一——都没有办法依靠自己力量摆脱其目前困难。如果让其自谋出路,这些国家必将出现同样情况,成为世界身体上更多的“流血的伤口”。

国际社会正在向国家利益和其他新生独立国家提供大量援助,对此我们非常感谢。我要特别提及最近为发展拨出的额外资金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中从事的广泛活动。

但是,这个问题更加严重,而且我们认为其解决办法在于为一些新生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全面计划,其中包括国际社会采取积极行动,并大幅度扩大联合国在促进发展方面和在为支持向市场经济过渡国家而分配额外可能资源方面的作用。

为每个国家制定总的发展方案可能是一种具体选择。这些方案将根据对每个国家的具体需要、资产和可能性所做的全面评估,以各主要经济领域为目标。这些方案将确定日期、规定资金来源,并把国际援助和各国政府的努力结合起来。这些方案将包括联合国和各国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每个具体国家的各项活动。这种具有协调性质的总方案将使我们能够明确确定优先次序,确立目标并有效利用每个国家未加利用的筹备金。它还将更加有效地

利用国际援助和善意,我们都理解这种援助和善意并非取之不尽。

创造和执行此类方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额外好处:即通过帮助创立坚实和不断增长的经济基础,他们将以一种比任何维持和平行动都更加有效的方式,同时消除内部战争和冲突的滋生地。

在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燃烧的野蛮和无情的战火就是一个生动的范例,表明我们当今世界的现实和国际组织拥有手段之间的差距。数以万计人民的死亡、无法忍受的苦难和悲惨遭遇就是这种差距的代价。

虽然扑灭巴尔干地区的战火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但前苏联领土也已成为其戏剧化程度毫不逊色而且同样危及国际安全的各种事件的舞台。其中许多事件在其先后次序及其对区域和国际稳定的破坏潜力方面都超乎寻常地同巴尔干地区相象。

及时和公正解决哪怕其中一个冲突将为解决其他冲突提供光辉榜样和强大的推动力。

在过去的时代——我故意使用这个词,因为我们目睹的几乎是时代的变迁——人们经常谈到格鲁吉亚是一个进行大胆试验的实验室。虽然格鲁吉亚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试验,但这种趋势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情况持续至今。我指的是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维持和平部队在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区域从事的联合活动。这种新颖的办法——或者有人会说试验——迄今收效甚微。从逻辑上看,这将促使我们谋求新的方式和办法,但它决不应排除更加有效地利用现有并已经过考验的各种可能性。

阿布哈兹和散布在整个格鲁吉亚的30万流离失所人员无休止的苦难仍然是整个国家的沉重负担,并构成格鲁吉亚无法充分从事巩固、重建和推进国家进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公平解决阿布哈兹的冲突包括两个同样重要的部分:无条件地让流离失所者返回自己的家园,确定阿布哈兹在一个统一的格鲁吉亚的政治地位。这并不是某人的希望,

这甚至也不仅是一个原则问题，这是生活现实，这个现实早晚要予以实施。

尽管格鲁吉亚政府有了反复遭受欺诈的痛苦经验，它从来也没有试图采用，或威胁采用军事力量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贯致力于以和平方式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但是，与一个明目张胆的利用“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来加强其非法获得的利益的一方进行和平谈判是极其困难的。

此外，阿布哈兹方面最近表现了比以往更不妥协的态度，以至几乎使谈判进程停滞不前。很明显，分离主义政权决心不做任何妥协，而宁愿在冲突区维持现状。每一轮谈判都证明，阿布哈兹分离主义者谋求赢得时间，而同时假装致力于通过谈判解决冲突。

分离主义者领导集团正在急切地等待着俄罗斯的议会和总统选举。他们非常重视选举结果，因为他们认为，选举结果将改变俄罗斯政策的优先次序，使其更倾向于阿布哈兹。

这就是“激进分离主义”的实质，这种分离主义谋求实现其阴险的计划，完全不顾法律、国际公众舆论，或基本的人类行为准则。

“激进分离主义”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产生于共产主义制度的废墟上，并正在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扶植。“阿布哈兹分离主义”的特点是，它似乎可以为这些力量的更大政治目标所利用。因为这一事实，一个自治共和国人口中的少数民族才能以武力把这个共和国人口中土成土长的多数民族驱逐走。

“激进分离主义”的这个特点使它成为较大政治计划的工具，它具有国际影响并构成对整个世界安全的威胁。

俄罗斯在促进解决阿布哈兹冲突方面的特殊作用和可能性得到所有方面的承认，特别是联合国有关文件的承认。最近的一些事态发展促使我们希望，俄罗斯可能终于决定利用这种潜力来实现全面解决这个问题。

国际社会为促进和平和公正的解决阿布哈兹的冲突

作出了很大努力。在过去两年中，安全理事会通过了13项关于阿布哈兹的决议。共有一百三十六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部署在冲突区。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多次来到这个地区，与冲突各方反复协商。

1994年12月，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在其布达佩斯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宣言，参加国在宣言中表示深切关切“种族清洗”，“大规模驱逐人口”，“以及无辜平民的大量死亡”，宣言中包括以上具体用语。

此外，独联体在阿拉木图和明斯克举行的首脑会议上还通过了几项宣言和声明，谴责任何形式的分离主义。独联体成员国承担义务，不以任何形式支持别国领土上的分离主义运动和政权，不与它们建立政治、经济和其他关系。它们也不提供领土和通信设备供分离主义者使用，或者向它们提供经济、财政、军事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援助。

在明斯克举行的独联体首脑会议上，扩大了格鲁吉亚的维持和平部队任务，使之包括更广泛的权利，以便促进有秩序地遣返流离失所者和保护至关重要的建筑。

仅仅列举所有这些措施和活动似乎表明，已经为最终解决这个持续恶化的危机创造了充分的政治和法律基础。然而，流离失所者仍然在等待返回自己的家园，仍然没有安全生活和正常生活条件的保障，阿布哈兹的分离主义领导人继续谋求实现他们将阿布哈兹变为一个没有格鲁吉亚人居住的地区的目标。

我们应该把上述所有决议、决定和声明看作是除道义支持外作用甚小的无效努力，还是把安全理事会决议的通过和实施看作是两种不同和没有联系的行动？

我回顾捷克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情绪激动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建议，现在是说真话的时候了，我已经提到，去年在布达佩斯发表的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的宣言中是这样做的，但这尚未出现在联合国关于格鲁吉亚局势的任何文件中。

此外，所通过的文件条款的实施过程是松懈的，除个别例子外，没有产生结果。我认识到，我所涉及的是联合国活动中的一些微妙之处，但在阿布哈兹冲突方面缺乏进

展促使我们提出不加掩饰的事实并开始从言词到行为的转变。

在这方面,我想提出一些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能够促进联合国的语言和行为的有效性。

我们认为,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决议应明确指出那些各人、组织或政权对破坏和平解决冲突的过程负有责任。它们应明确说明,这些行动将导致充分的惩罚措施。

这些措施首先应包括《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第41和42条实行严厉的经济和其他制裁。还应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定旨在对在罪犯控制下的领土实施的制裁的具体形式,并应说明,这些领土的人口只有权在严格的国际控制下接受人道主义援助。阿布哈兹问题是一个相关的例子。格鲁吉亚政府有资料表明,在联合国观察团和独联体维持和平人员控制下的领土的某些地区正在储备武器和重军事装备。在阿布哈兹港口和区域国家之间有船只系统地来来往往,其目的是向犯罪集团供应物品,外国国民自由来往,商业机构非法活动。这些情况也是不能容忍的。

第二,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它没有对破坏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人采取足够有力的强迫性措施。在最近一份关于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文件中,秘书长认为这种作法在原则上是可取的,但列举了将这个任务交给会员国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在由区域组织实现同样目的的可能性方面,也存在着很大余地,特别是目前协调国际组织之间的行动以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一个例子,格鲁吉亚的联合国观察团与独联体维持和平部队之间的合作可以通过增添某些成份获得好处。

关于这一点,我要指出独联体在联合国总部设立一个由精力充沛而富有经验的外交官领导的常设代表处是十分有益而合乎需要的。

第三,我们认为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与运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联合国将会为推进国际法律与正义作出更大贡献,法庭可以迅速成为预防性外交的有力工具。预防性外交本身即可成为加强国际稳定的主要因素。

我们常常处于应付事件的结果而不是事件的起因的地位。换句话说,我们不是慎重或讲求实际,而是更不信任联合国预防性外交。这一点在阿布哈兹冲突事件上自然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可以从中得出结论,用于将来。预防性外交必须建立真正的机制与途径,使国际社会得以实践自己的意志,而不是暴露其倡议的徒劳无益。

我在1995年5月12日安全理事会会议调停中请求扩大联合国观察员的职能,以加速遣返难民。我们感到,对破坏人权的行为进行记录和控制十分重要,这将对违法者进行制约,使国际社会对该区域局势的消息更加灵通。由于军事观察员对这类专门性工作并不适宜,我们建议成立一个由能干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小组,与观察员一道完成这一使命。格鲁吉亚共和国政府欢迎在秘书长1995年8月7日的报告中提出的,在格鲁吉亚共和国阿布哈兹建立这样一个人权监察团的决定及其该项决定的各项目标。

我还要借此机会对秘书长任命一位代表作为其特使的决定表示满意。该位特使将派驻格鲁吉亚,从而提供了高级政治地位人员的持续存在。

我还有一个更具行政性质的建议。我知道,我请求寻求某种机制以使联合国系统的组织和项目、主要是联合国发展项目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他组织与项目找到一些新机制以能聘用几个新独立国家的代表,是表达这些国家的意见。问题在于这个事实,即大多数项目和组织已经实行聘用冻结,并且在新或独立的国家独立之前就已实施。所以,在现实中,尽管从内部行政管理的观点来看,这一聘用冻结也许必要而又有益,它仍是我们这些国家通向正常代表本国公民道路上的障碍。如果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机制,我们将非常感激。

自从格鲁吉亚共和国国家首脑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在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上提出几个非常敏感的要點以来,三年已经过去了。建立早期预防潜在冲突的全球监察制度;仿效国际警察组织建立兰盔部队以控制常规武器的流通并向其作斗争;以及建立一个快速反应部队是其中的几项建议。不幸的是,促使他提出这些建议的问题今天变得更为严重,极需加以解决。我们意识到贯彻其中一些措施的时候会出现许多困难,尤其是财政困难。但是,这些问题任其恶化,费用不可避免地会以天文数字的速度增加。

最近在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的主持下在第比利斯举办了一个题为“团结反对不容忍,促进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讲坛。该讲坛是在联合国宣布的容忍年的框架内举行的。讲坛的主要目的是找出受不容忍毒害的国家脱离其所处境遇的方法。格鲁吉亚这个历史上以容忍著称的国家充任该讲坛的东道主,具有象征意义。我肯定,大家都赞同第比利斯所表达的意见,

“我们不能忽视不容忍,因为漠不关心和自鸣得意就是同谋共犯”。

联合国对维持国际和平与稳定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世界上无数敞开的伤口仍未愈合。一般人会认为,未能弥合这些伤口只是联合国一方的责任,然而这却存在着更深刻的原因。

从联合国效率低下问题的根源,我们看到目前的世界局势。联合国五十年以前诞生的协调制度已经由于两极世界迅速瓦解以及新的相互关系、新问题和对世界安全及各个会员国安全的新威胁的出现而急剧地改变。在这种形势下,正是我们表达联合国集体意志的所有会员国,需要决定在世纪之交以至今后五十年内,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联合国,我们会向联合国提供什么样的方式以使其在新的形势下发挥效力。

作为卷入这项变化旋涡中心的许多国家之一的代表,我肯定我这样说是表达了所有格鲁吉亚人的看法:我国对联合国未能有意义地对解决我们最恶劣问题作出贡献深表失望,但是对联合国最终将与世界变化协调一致并找出实施自己意志和国际法的决心与方法又充满希望和乐观。

这一希望是建立在这个事实上的,即联合国已成立半个世纪,并把这一时刻不仅看作是庆祝和纪念的时刻,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估量并制定未来活动的时刻,以使其能够起而迎接今后五十年以及二十一世纪的挑战。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现在我请爱尔兰副总理和外

交部长迪克·斯普林先生阁下发言。

斯普林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热烈祝贺主席当选主持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他的经验与名誉将领导我们在本届历史性会议上进行审议,这一事实使我们充满信心。我尤其高兴地以欧洲联盟成员的身分向一个与我们有着最密切、最友好关系国家的代表表示祝贺。

首先我要祝贺最近中东和平协议缔约各方,该协议将于明天在华盛顿签署。达成协议要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双方都具有政治家风度,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我们爱尔兰将与我们在欧洲联盟内的伙伴一道在支持和平进程的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同样我们热烈欢迎昨天在纽约达成的协定,我们都希望这一协定将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整个该区域内的持久和平奠定基础。

主席先生,如果我在讲话的最开始时就选择强调两个问题,我肯定您就会理解这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在世界各地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我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爱尔兰坚定地认为,人权的原则不可分割一个人的权利亦即全体人的权利。如果不把妇女的权利看作是这个等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没有哪一个建立在对人权普遍承诺的基础之上的制度会生存下去。

妇女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遭受的影响之大异乎寻常,她们不是成为地雷的受害者,就是成为有组织强奸的牺牲品。在当今世界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十多亿人中,妇女和儿童占了绝大多数。在大多数社会中,妇女无法全面参与到决策过程中,而且没有平等的掌权机会。妇女仍无法全面行使其性和生育权利,包括最近承认的其在不受强迫、歧视和暴力的情况下,控制并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与其性有关事务的权利。

本月早些时候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处理这些以及其他与妇女有关的问题。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计划是对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克服世界妇女仍面临的障碍方面提出的一大挑战。它们也表明各国政府和整个联合国系统庄严承诺采取各种必要措施来消灭对妇女的各种形式的歧视,并消除所有阻碍实现两性平等和

妇女进步和掌权的障碍。我代表爱尔兰政府,再次承诺爱尔兰将尽其所能确保这一承诺得到兑现和实施。

第二个我必须提出的问题是法国和中国政府恢复核试验。如果我在此次集会上发言时忽视这些已经而且几乎真的是在世界上产生冲击波的决定,那将是错误的。

在爱尔兰,我们一直对长期部署在我们邻岛上的核设施感到焦虑。多年来,爱尔兰人有很多机会了解到因核力量的潜力而引起的担心。所以,极大多数爱尔兰人很容易理解并与南太平洋地区的人民一起对此深表关注。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成功地取得成果之后立即进行的核试验所引起的灰心 and 沮丧。在明年早些时候达成全面禁核试条约仍是十分迫切的。

大会的主席是在联合国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候就职的。下个月,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在这里举行的特别会议上聚会,以庆祝本组织成立五十周年。在这一周年纪念的激励下,大会应成为联合国一个决定性的新阶段的标志。

世界面临的新问题惊人之多,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联合国调整并重振其资源。西班牙代表、外交部长索拉纳,作为欧洲联盟的发言人昨天在大会发言时阐述了这些挑战。爱尔兰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正值许多国家对其持更多批评态度之时。人们越来越容易强调它的缺点和失败,而不是它长期以来所取得的真正和实质性的成功。我们不能忽视这一批评,特别是当它来自于许多通常是联合国最坚定的倡导者之时。联合国和其他组织一样,只会从对其严格的检查和调整中得益。

但是,任何组织都无法单独提供一致性的解决方法来消除世界上的仇恨、恐惧、不信任和隔阂。本组织经常受到批评的许多缺点与各会员国没有坚定地表现出决心、慷慨、勇气和容忍以达到《宪章》义务要求标准的集体意愿很有关系。

正如《宪章》是我们过去五十年取得的所有成就的基础一样,它仍将是解决前面所面临的问题的基础。

联合国要有一个了不起的记录可以发扬光大:它将遵守法律这一普遍性义务和国家间保持良好关系作为国际关系的中心内容;它在长年的冷战期间以众多的方式缓和了大国之间的冲突,并减少了发生全球性冲突的危险;它为至关重要的军控协定的谈判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框架,这些协定承诺使世界免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它促进了非殖民化进程,并帮助实现了种族隔离制度的解体;它通过维持和平行动避免了众多冲突的爆发,并使世界许多地区恢复了稳定;它制定了基本的人权标准并监督了它们的实施;它一直在努力消除贫穷,缓解痛苦与贫困,改善世界上数以百万计最易受到伤害的公民的健康和生活水平。

我们也许要问,最近的情况如何呢?联合国最近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仅举几例,如在莫桑比克、柬埔寨、海地和萨尔瓦多。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证明新的拥有更美好和更安全未来的希望的存在。

然而,在其他地区和区域性冲突中,在面对极为复杂和痛苦的情形时,联合国的经验最后遇到严重的挫折。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卢旺达和索马里的战争造成的人类的痛苦震惊了世界。

在《全球宣言》通过近五十年后,侵犯人权仍是一个主要的广泛性问题。随着区域性冲突和种族间紧张局势重新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我们已经碰到了事实上每一种可以想象的侵犯人权的现象。在当代战争中,90%的伤亡人员都是非战斗人员,他们因为其种族或宗教信仰而经常成为直接被袭击的目标。

儿童和妇女一样,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在过去十年中,近200万儿童死于战争之中,500多万儿童被迫进入难民营。战争中儿童的死亡人数多于士兵。目前全世界有近3000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需要帮助。在非洲大湖地区,随着难民恶梦的深化,我们要求紧急采取一致行动以避免发生新悲剧的危险。

所有这些问题的规模之大已经超出了我们作出反应的能力,并突出了联合国信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会员国必须在联合国的合作中赋予其新的活力,并向其提供方法,使它能够充满活力和决心地对不断出现的危机作出反应。这就意味着要提高应付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的能

力。但它也意味着要更有效地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即贫穷和贫困,在冲突发生前进行预防,并在它们发生时更快地予以遏制和解决。

秘书长提出的《和平纲领》和《发展纲领》是划时代的文件,这些文件阐述了明确的优先考虑事项和一个行动方案。

我们最近从在卢旺达和波斯尼亚的经验中吸取了许多痛苦的教训。其中之一就是传统的对维持和平部队的部署本身已不能够充分地应付我们面临的这类危机。过去,维持和平行动主要是监督成员国之间的停火,以待外交努力解决实质性的政治问题。但不幸的是,情况已经不是这样:1991年以来进行的13次维持和平行动中有11次都牵涉到国内冲突。维持和平部队日益发现它们的行动是在政府和国内秩序都已崩溃的环境中进行的。对于此类在政治上和后勤保障上更为复杂,财政上更为繁重的维持和平行动的职权,已不再有明确的规定。

管理和进行维持和平行动的若干方式必须得到改善。也许最迫切需要进行的是要提高联合国在应付突发复杂紧急情况时作出反应的能力。随着联合国备用安排体系的发展,在这方面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倡议。此类安排也许将扩大到其他地区,以确保联合国在处理要它解决的众多危机时能够有一系列诸如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提供后勤与民防、以及采取军事行动等选择供其挑选。爱尔兰正积极探讨组建一个人道主义联络组的可能性,该联络组将由可以在紧急情况发生后短时间内进行部署的众多领域中的专家组成。

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指挥的控制也需进行改进。必须更多地注意确保在制定维持和平权限时不要模糊维持和平和执行和平之间的区分——如果还要保持部队派出国继续提供部队的信心和意愿的话。

区域性组织在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时也能够发挥有价值的作用。当然,此类组织在发挥其作用时应严格地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授权进行,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宪章》所设想的,联合国应从区域性组织的支持中获益,但不应在这么做时放松其对事态的全面控制并减少其

对事态的全面责任。

我国代表团同秘书长一样,对执行外交任务的联合国人员的安全表示关注。最后我们希望关于联合国人员安全问题的《联合国公约》尽快生效。

我们所关心的包括身处危险局势的所有人员,包括为各非政府组织工作的人道主义专家,他们经常是在一场危机的早期和经常是最危险的阶段,首先到达的人员。

在秘书长建议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再次探讨如何发展联合国预防性外交,早期警报和调节,以及对争端及时进行干预,以免争端失去控制的能力。

爱尔兰继续认为,设立一个同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密切协作的协调机构,将为预防冲突的工作带来便利。

应该更加肯定和更加经常地向危机和紧张地区派出顾问和监察员特别小组。我认为,这方面少量投资会得到迅速而大量的回报。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威胁。因此,设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庭的理由比以往更加明显。只有通过这样一个结构,国际社会才能有效地显示,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一定会受到惩罚。

国际社会正在设法打破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内的暴力格局,确保践踏人权者受到惩罚,并建立最起码的责任标准,以遏止今后的违反者。我们已作出正确的反应,建立联合国人权监察小组以及特赦法庭,以审判战争罪犯者。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还需要设计措施,以保持警惕,就潜在的践踏人权状况提供早期警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人权观察员的资助下,已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他必须得到我们的充分合作和足够的财政支持。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是在促进人权普遍性方面的重要突破。然而我们担心这些工作将受到损害,除非经常预算中用于活动的经费大量增加。作为本国承诺的表现,爱尔兰政府今年已经大幅度增加它对人权领域各种联合国自愿基金的贡献。

现在是联合国更加注意通过发展建设和平基础的时候了。作为振兴进程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伙伴合作,用新的办法处理发展合作——这种合作将解决各种不平衡状况,并为所有人实现可持续的人力发展的目标。

爱尔兰一贯支持拟定《发展纲领》,我们期望有一个实质性和有意义的结果。

世界上大部分不安全地区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宪章》清楚地承认欠发展是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根源之一。

今年是爱尔兰大饥荒一百五十周年,这场巨大的灾害对爱尔兰的生活有持久和深刻的影响。人们迄今记忆犹新,它加强了爱尔兰防止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同样灾难的承诺。

过去50年,世界许多地区,包括我国,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但是发展中世界,特别是非洲却没有得到这场进步的好处。在一个富裕的世界上有五分之一人口仍然在挨饿,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事实?

今年早些时候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就在经济、社会和相关领域发展国际准则问题商定了一个协商一致的办法。我们现在需要在国际和国家两级采取行动,落实各项承诺,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促进了裁军的新机会,我们现在应该果断地抓住这些机会。庞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库的继续存在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同国际社会的希望和愿望格格不入。作为核威慑之基础的逻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从根本上进行认真的重新评估。

一些领域有进展。《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已经永久化,条约缔约国的责任更大。《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会议的与会国都接受不扩散核武器和裁军的新承诺。我国期望所有的核武器国家,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忠于这些承诺的文字和精神。

我们欢迎有关全面禁试条约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这些谈判工作明年结束将得到我们各国公众舆论的热烈欢迎,并将便于在核裁军领域采取新步骤,特别是成功地

缔结一项条约,禁止为武器目的生产可裂变物资。

爱尔兰坚决承诺制止常规武器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量流动,我们支持禁止杀伤地雷的目标,这类地雷已经造成大规模的平民痛苦。拟订一套关于常规武器转让的联合国行为守则,仍然是对常规武器的流动执行更大的国际管制方面一个很有价值的实际的优先任务。我已向大会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联合国在根据《宪章》执行使命,履行职责时,也必须开始一个机构性改革和更新的进程。这可以从安全理事会开始。安全理事会需要扩大,以便提高安理会的效力,加强采取行动,明确和毫不含糊地表达会员国的共同意志的能力。

扩大应会加强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性,要考虑到已经出现的新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以及联合国成员国增加。它还应该加强公平的地域代表,并不应削弱较小的会员国担任理事国的可能性。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都应该增加。经过两年的讨论之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开始澄清一个平衡的解决办法的内容的时候了。

秘书长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本组织现在正面临一场空前的财政危机。如果会员国不愿意履行《宪章》所规定的基本义务,提供必要的资源,我们又怎能希望联合国履行会员国赋予联合国的责任?除非采取紧迫的步骤,否则我们在这里讲的一切不过是空话而已。

我国代表团完全理解为什么秘书长认为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以减少费用。我们支持秘书长建议的主要精神。但是,正如欧洲联盟已经表明,我们非常关切暂停偿还所有部队费用的决定,以此作为减少费用的措施的一部分。即使作为一项短期措施,这样也给部队派遣国带来沉重和不公平的负担,特别是那些象爱尔兰一样,已经充分履行它们对本组织各项财政义务的国家。

如果所有的会员国都能在这里宣布它们打算按时、全额和无条件地交付它们对维持和平和正常预算的分摊会费,这项承诺将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加能够加强联合国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

去年我在大会上讲到北爱尔兰局势时,我强调了几个星期前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完全停止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在这之后几个星期,亲英准军事力量代表已宣布了同样的决定。值得庆幸的是,过去一年北爱尔兰已经没有枪声。这已经给一个过去一直缺乏和平希望的局势带来了和平的礼品和希望和礼品。

和平礼品深受欢迎。过去一代人的时间中使北爱尔兰惨遭破坏的从不间断的破坏已经停止。和平带来的经济机会已开始被迅速利用。摆脱恐怖主义的阴影之后,北爱尔兰双方之间和爱尔兰两部分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成倍增加。准军事领导人维持停火,为希望的气候初步作出重要贡献。然而,两国政府和北爱尔兰政治领导人可以巩固停止暴力中内含的希望,达成一项各方都能同意和支持的政治解决来加强这种希望。这是现在的最大目标。

英国和爱尔兰两国政府在1993年12月15日《联合声明》中承认,它们的目标是

“排除造成冲突的原因,克服历史遗留的问题,弥补已经造成的分裂”。

现在可以在没有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所带来的反制措施给政治进程带来的两极分化和歪曲影响的情况下解决这些任务。应该抓住这一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一点至关重要。

解决北爱尔兰的冲突需要两国政府和北爱尔兰两个社区政治领导人的参与和合作。两国政府的密切合作是至今所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1995年的《英国-爱尔兰协定》和1993年的《联合声明》是这一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今年2月,我们公布了《新的协议框架》,它阐述了两国政府对如何设想一项对于各种重要关系的平衡和体面和解的共同评估。尽管这不是要强加给各方的一项蓝图,但它反映了两国政府之间应该如果处理基本现实的长期和慎重的考虑,其目的在于推动和指引谈判进程。

两国政府的作用是关键,因为北爱尔兰冲突涉及的主要问题是那里的两个社会是更加效忠大不列颠还是爱

尔兰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有纯粹的内部解决办法。如果两国政府要建立最终调合相互冲突的效忠的环境和条件,就需要爱尔兰海两边有富有创意的思想,并作出可能困难的决定。

然而,这些政府间努力的成功最终将以北爱尔兰境内两方的态度来衡量。民族主义传统态度的特点是日益接受这样一项原则,即没有北爱尔兰大多数人民的同意,就不改变它的地位。

他们期待统一主义一方承认,该同意原则,以及政治地保护统一主义者免遭违背北爱尔兰多数人意愿强加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意味着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有权被符合他们的效忠立场和意愿并对之作出响应的机构来统治。否定这项同意原则和相互尊重在过去造成了巨大代价。这两个社区在北爱尔兰和在整个爱尔兰的相对影响力意味着,胁迫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有人愚蠢地要这样做,各层次的合作与同意不仅是最好的政策,而且是唯一可行的政策。

由于这一现实,和平进程的政治必须是绝对包含性的。任何可能的解决办法都必须象每一社区给自己所下的定义,而不是他人随意为其下的定义那样来对待它。因此,我欢迎这样一个事实,即北爱尔兰统一主义新领导人是他所在社区的哲学思想的最有力和最坚定的代表之一。

对北爱尔兰任何领导人的政治家能力的考验和我们所寻求的解决办法不是要削弱任何一方的权利,而是要找到尊重这些权利的办法,这些办法应该符合另一方同样重要的权利。我们知道,只有使北爱尔兰两方在这些谈判中都享有可靠和真正的代表权,谈判才可能取得成功。在这些谈判中,民族主义和统一主义都应享有完整的代表权。双方都必须阐明他们建议如何令人满意地接纳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传统与特性。

两国政府都明确地把包括各方面的和全面的谈判作为它们的目标,然而,这些谈判还未开始。这一失败是令人沮丧的,它有可能使实现持久和平的势头消失。如果那些被说服放弃暴力的人现在被剥夺通过政治渠道表达意见的机会,那将是具有讽刺意味和危险的。因此至关重要,现在应该克服进行全面谈判道路上的障碍。

最难克服的障碍之一是继续存在的大批枪支和炸药引起了恐惧焦虑和不信任。爱尔兰政府坚定决心尽快从政治均势中消除所有武器。任何辩论都应该是讨论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手段,而不是是否应该这样做。

正是由于这一目标的重要性,我们希望把它放在实际中最可能实现的情况下看待。我们尽可能力求避免象征性地暗示投降,或单方面承认错误。在这方面,与北爱尔兰其它情况一样,胜与败的概念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把封存武器作为参加谈判的先决条件,而不是在该进程中应实现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忽视爱尔兰双方那些采取暴力手段的人的心理和动机以及其他地区解决冲突的教训。我们应该尽可能把谈判作为一项实际步骤。我们不应为参加谈判开出许多先决条件,而是应该努力架起金桥,使所有各方能够并鼓励他们参加谈判。

我们需要那些介入这一问题的所有人尽可能参与解决问题。鉴于这一问题的深度和代价,应该把参加谈判作为一种必要和一种义务,而不是一种唯恐失去地抓住不放握在手或给予的特权。如果我们提出许多先决条件,我们就处于这样一种危险之中,也就是实际上说只能在谈判应该处理的问题基本已经解决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谈判。

我这样说绝不是拒绝考虑北爱尔兰许多人在以平等身份与过去曾经使用或纵容暴力和胁迫的那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面临的真正困难。显然,有足够的余地作出进一步的保证和承诺,以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建立信任和信心。如果这些保证和承诺能够得到一个受到尊重和客观的外部机构的权威性的可靠强调,那就更好。因此,使这一建立信任进程不带国际色彩的想法是非常吸引人的。我们继续为此努力,希望它能够对所有各方克服目前的困难提供一个桥梁。

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秘书长这样阐述我们任务的实质:

“支持联合国不是,而且从来不是支助一个单独和独立的实体。在今天,支持联合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参与这个由全人类组成、并为全人类服务的唯一世界组织。

“今天,在半个世纪后,把建立一个和平、发展与安全的时代这项工作推向下一个阶段是我们的责任和特权。”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西约姆·梅斯芬先生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梅斯芬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衷心祝贺你一致当选为历史性的第五十届会议的大会主席。我要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充分相信你将指导我们的审议取得圆满成功。同时,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你履行交付给你的这一重大职责时提供充分支持与合作。

我非常高兴地赞扬我的同事,你的前任科特迪瓦外交部长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他出色干练地主持了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工作。

我还要借此机会赞扬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为确保联合国尽可能有效和有效率作出了各种努力。

在我们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的后五年时,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将继续构成对国际社会的重大挑战,这就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毫无疑问,联合国在促进和平和确保所有国家的发展方面能够发挥多大效力是判断它至今为止和将来在履行成立联合国的宗旨方面具有多大的效力和多么重要的最适当尺度。我们赞扬秘书长在他的《和平纲领》和《发展纲领》中给予了国际社会所关注的这两个主要问题应有的重视。

冷战对抗结束以来的几年,使我们都意识到很难仅仅通过主要大国之间的协约来确保和平与安全。成为令人不快的冷战象征的人类面临的威胁已被消除,这是而且仍将是永远不可低估的重要成就。所有致力于和平者都必须也应当在联合国内部和其他论坛中,继续作出应有的贡献,以确保人类绝对不会受到核武器构成的潜在威胁,这是一项崇高的任务,一项真正全面的禁试条约是完成这项任务的一个主要步骤和最高优先事项。埃塞俄比亚和非洲最真诚地希望,这一目标将尽快实现。

然而,如同我们因消除与冷战时期有关的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而感到满意一样,过去几年所充分表明的是:我们今天在确保和平与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同冷战时期的挑战一样可怕,引起同样的严重关切。

近年来不仅在非洲、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冲突类型,更多的是国内性的而非国家之间性的。本组织秘书长在其《和平纲领补编》(A/50/60)中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理由充分地表明,联合国在这种情况下要有效地履行其维持和平义务是多么困难。无疑,无论这项任务多么困难,联合国应当而且必须继续承担起在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我们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成员国,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提高非统组织在避免、控制和解决本大陆冲突方面发挥有益作用的能力。这项努力将继续下去。然而,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应象有些人已经做的那样支持非洲这一倡议。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之间毕竟需要在这方面建立更有效的合作,我们正期待着预定很快进行的二者之间的最高级协商。在这方面,埃塞俄比亚作为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充分致力于促进二个组织之间的全面合作。

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无论联合国多么有效地调动资源进行维持和平,所利用的技术多么精湛,只要非洲和其它地区冲突的根本原因不消除或减轻,和平的实现就仍然象以往任何时候一样遥远。据说对和平的寻求存在于我们的心中,但它也与人们生活的条件有关。

显然,在非洲而且或许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冲突的主要根源总是以某种方式同我们各国大多数人民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和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不可能假设我们在使非洲大陆摆脱战争灾难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与各国大多数人民的绝望与对未来失去信心无关,对这种绝望和对未来的失去信心的解释,在于我们各国绝大多数人面临的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

非洲各国经济在1980年代急剧衰退,这十年被正确地称为非洲失去的十年,主要是由于这一情况,大会于1991年12月通过了《1990年代联合国非洲发展新纲领》,作为

非洲与国际社会之间伙伴关系的框架。现在很明显,非洲发展伙伴作出的承诺迄今仍未履行。然而,非洲大多数国家在履行其政治方面的承诺以及在使其经济更有效地运转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在这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已十分明显以及我们都承认和平与安全不可分割的时代,对消除非洲发展以及其他经历类似情况的地区面临的障碍缺乏足够的承诺,应被看成是引起严重关切的根源,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极大的影响。鉴于在如非洲这样的世界各地区,没有发展是绝不可能使和平持久的,防止冲突的最佳办法和最有效方法,就是集中注意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预防性措施。

作为最起码的措施,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占最不发达国家中主要部分的非洲国家,需要摆脱推迟和遏制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各种障碍。非洲各国经济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是债务负担与偿还债务的义务,它继续挫伤非洲各国使自己摆脱它们已面对20年之久的经济危机的能力。世界没有一个地区象非洲这样受到债务负担的如此影响。我们确实感谢已经采取的步骤以及包括在哈利法克斯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对双边债务所作的许诺。然而非洲各国所面临问题的程度如此之大,低于债权国帮助非洲克服这一严重限制的最坚定的努力、政治意愿和承诺的任何行动,都不足以使非洲振兴自己并再次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

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正挣扎于赤贫之中。所有的情况表明,除非解决大规模贫困的问题,将很难使人们在自由与民主的条件下以有益的方式参与发展。因此,绝对有必要以整体和多层面的方式帮助非洲各国根除贫困的措施。在这方面,我们强调执行世界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的《行动纲领》的紧迫性,该纲领的目标是根除贫困。我们也赞赏最近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上对贫困严重程度表示的关注。

副主席纳兰霍·比利亚洛沃斯先生(哥斯达黎加)主持会议。

非洲的经济伙伴还需采取必要措施使非洲出口产品全面进入其市场得到保证。我们仍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矛盾,即在推动自由化并以此为条件同非洲成为伙伴的同时,作这样规定的国家自己却常常不遵循这些标准。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新局势是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领域面临的困难更趋复杂和可怕;如不灵活处理加入协定的申请以便利非洲国家,后果是可能严重的。

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认为,我们每个国家,包括非洲国家在内,归根结底应对自己人民的经济和政治前途全面负责。要求国际社会在经济领域为非洲作出最大可能的努力的呼吁,是帮助消除妨碍非洲大陆的发展,使非洲能通过本国人民努力再获生机的一种呼吁。

这一点在粮食安全方面尤其如此;没有粮食安全,非洲包括我国在内就永远无法恢复自尊与尊严,永远不能被真正看作国际领域里有效的实干家。在这方面,我要对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所提1996年召开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的建议表示赞赏,这一建议已得到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全力支持。

确实,我们非洲也要把自己的事务处理好。我们不能从外面寻找理由为有时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弊病作解释。在这方面,非洲的经济弊端并非与本国领导人管理经济不善完全无关,也不能否认非洲的某些冲突是由于管理失当和剥夺非洲人民民主权利造成的。我们埃塞俄比亚过去20年走过的道路可以引为借鉴。

4年多前,埃塞俄比亚人民摆脱了军事独裁。这一独裁政权在17年中曾经对社会犯下种种暴行,将社会结构推到崩溃的边缘,它的管理不善和它推行的令人窒息的国家控制几乎摧毁了国家的经济,它们还把整个社会军事化。对我们推翻军事独裁后不仅建立的新政府来说,使国家恢复和平与安全、推行民主和尊重人权以及重建和改革经济等责任是令人生畏的任务,需要立即兼雇处理。但我们认为,我们经受了考验,而我们在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在国内建立起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这是我国人民极为高兴的。

我们为埃塞俄比亚设计的远景是所有埃塞俄比亚人

民乐意与之伍的。这是一个受到基层民主和按照埃塞俄比亚民主联邦共和国宪法规定的联邦制中实行权力下放所鼓舞的埃塞俄比亚,一个将成该分区和整个非洲大陆和平与合作的柱石的国家。我国重视同该分区各国进行全面合作以促进和平和为旨在使我们地区的经济复苏的共同努力奠定基础。

在非洲,没有哪里比非洲之角在过去20年里曾经因为内战和不稳定而遭受更多的苦难。我们分区的一些冲突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我们分区的国家和人民有许多理由应该并且必需充分考虑建立永久和平的需要,但是,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有人感到无法在国际法治范围内生活、无法尊重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和无法遵守文明的国际行为规范的时候尤其如此。但是,无论任务多么富有挑战性,埃塞俄比亚将继续致力于在整个非洲、尤其是在分区促进和平、稳定和合作。

这次大会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届会议。我们正准备庆祝联合国成立50周年。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埃塞俄比亚为联合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还可望为促进《联合国宪章》所载神圣原则作出更大贡献,这些原则的实施对确保所有人的和平与安全至为重要。

如果国际社会不能有效地响应消灭贫困、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实现和平与稳定的要求,联合国本身的存在将成为问题。

应该抓紧这一独特机会为联合国开拓新的道路——一个以更民主和有更广泛代表性的联合国为标志的新的开端。联合国的各个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应该绝对透明和负责地进行工作。因此,我国代表团殷切希望本届会议能够采取重要的措施使联合国更可信、合法和有效。

在结束发言时,我想重申和确认我国对联合国的承诺以及我国将献身于保障联合国并使之恢复活力所作的各种努力。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外交部长厄达尔·伊纳尼先生发言。

英诺努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我非常高兴地祝贺迪奥哥·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当选为大会主

席。在他出色和明智的指导下,本届历史性会议将会成为加强这一世界性论坛的地位的里程碑。

我还要感谢他的前任阿马拉·埃西阁下,感谢他对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工作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半个世纪以前,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一样。在充满着不详之兆但也充满希望的日子里,另一代人建立了本组织。他们的设计中有雄心也有一种创造更美好世界的理想主义精神。经历了一场给人类带来浩劫的战争,51个国家为了促进和平、发展、平等、正义和人权的共同目标而走到了一起。他们力图建立一种能使子孙后代免遭战祸的集体安全体系。但是,四十多年过去了,集体安全的概念却始终处于冻结状态。到了冷战结束以后,才出现了使这种概念复苏的新希望。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时代,一个充满着巨大反差的年代。两极的结束使国际社会摆脱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今天一种全球责任感正在不断加强。人们广泛地认识到,只有民主、法治和市场才能指引我们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全球性社会的时代,但排外主义、民族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以及不容异己的现象也在增多。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爆发了激烈战争。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又看到了对人类所犯下的最残忍的罪行。象环境恶化、贫困、饥饿、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非法毒品以及武器贩运这样的全球性问题必须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今天,我们都认识到,国际社会所面对的是一个仍然超出国家界限的人类社会。现在迫切需要联合国发挥更有力、更有效的作用。

在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联合国也有值得骄傲的成就,这就是致力于向不发达作斗争、社会灾祸、文盲、非法吸毒以及各种的疾病,保护环境,消除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反对种族主义,加速裁军的进程,为遭到自然灾害和战争打击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紧急援助,以及促进民主和对人权的普遍尊重。

尽管这些活动都取得了成功,但联合国的主要职责显然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这一领域的失败和挫折已

给联合国带来了更多的损害。遗憾的是,不断发生的冲突和悲剧给联合国的成功蒙上了阴影,损害了它的形象和声誉。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现实,审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和有过的失败。

现在是进行自我批评、回顾联合国宪章及其基本思想的最佳时候了。同时现在也是以现实和远见展望未来、使联合国适应新的世界环境并使之成为集体安全和寻求团结的真正中心的最佳时机了。

联合国的经历表明,只要我们达成全球一致意见,我们就能成功,如果我们只一味追求我们狭隘的利己利益,那我们就失败。历史衡量我们的尺度是今天我们所做的工作。联合国人民,必须以联合国创建者的远见卓识来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我们捉住这一历史时机建立可行和持久的机制,来有效的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来使本组织取得更大的成功,为全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家园,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因出生在这个世界而感到遗憾。

当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超越了国家边界的时候,唯一适宜和有效的回答就是进行国际合作,而给这种合作提供便利正是本组织存在的理由。

尽管维持和平概念的出现以及后来着眼于执行维持和平行动的各种活动并没有准确地反映在《宪章》之中,但是这一概念以及这些行动有助于实现和平。然而,建立和平和强制执行和平是最早的设想的最实质的原则,至今尚未能实现。我们不应忘记的是联合国的创建者当初希望本组织所做的就是毫不犹豫的贯彻国际法。

在为本组织迈向下世纪做准备时应该将最多的注意力重点放在安全理事会、集体安全的手段和机制以及人类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上。应该在这一框架之内以及以一种有远见的方式来考虑并讨论正在进行的全面改革联合国的各种努力。

我们所面临的中心问题就是加强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性以及使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式民主化的问题。应该满足使安理会更具代表性、反应能力、透明度和说明责任的范围广泛的要求。我们强烈赞同进行真正和全面的改

革。在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进行了两年讨论之后,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很多要求我们进行进一步考虑的很有用的观点和建议。

我要提请各会员国注意我们关于扩大安全理事会的经修订的提案文本。我们认为,一个有至少25个成员国的安理会将更具代表性,因此也更有效力。我们还认为,安理会应再增加10个非常任理事国。因此可以重新安排现有的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比例,使常任理事国的数量是安理会的五分之一,而不是三分之一。这些新增加的席位应由事先确定的30至40个国家轮流占有。这些国家可以根据一套客观的标准在地区集团范围内挑选,而且过一段时间可以改变。因此,这些国家的名单应是灵活的,而且在一段时间以后可以更新,以便适应出现的变化。为此,在分配安理会席位的过程中应该引入选区的新概念。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值得考虑扩大用于分配选举席位的单独选举的概念建立新选区可以成为纠正目前的选举制度的缺点和不公正现象的最为适宜的方式之一。这一选举改革的思想将会帮助我们在地理集团范围内找到各种办法来确保所有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公正、公平和有序的轮换制度。我希望我们的建议以及其他类似的建议将得到认真的审议。

《宪章》第七章为安全理事会提供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机制。认识到秘书长最近的两份有关报告,即《和平纲领》和《和平纲领补编》,我要表达我国政府对这些关键问题的观点。

首先,我们必须把预防性外交放在议程的首位。确实,《宪章》在文字和精神上都体现了预防性外交。这是防止冲突效益最高的办法。我们还认为应更及时地采取诸如事实调查团、预防性部署以及预警能力的之类的预防性外交的某些措施。

近几年来,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扩大很多。土耳其作为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将进一步向联合国提供支助。我们还决定参加联合国后备部队。

今天极其相关的创始人的另一个观点载于《宪章》第八章。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超过联合国的手段和资源。

在这方面,区域组织可对维持和平与安全作出很大贡献。更加迫切地需要建立一个由相互加强的机构组成的集体安全结构。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间的合作应视为辅助性的。另一方面,鉴于每种局势和各种任务、以及各区域组织的结构都有其独有的特点,我们认为,若试图想为它们与联合国的关系建立一种普遍模式可能会产生相反效果。

联合国实行的制裁是对违反国际法采取坚决行动的有效措施。然而,有一些严重的缺点需要处理。在这方面,我们赞同秘书长的观点:

“制裁是联合国为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集体采取的一种措施。其所涉费用...应由...所有会员国承担,而不应只是由那些不幸成为目标国家的邻国或其主要经济伙伴的国家承担”(A/50/60,第73段)。

此外,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以及安全理事会在实施和审查制裁的决策进程中的保密做法也使广大会员国感到关切。我们相信,如果安理会关于制裁的活动是透明的,实施制裁将会得到更广泛的支持。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的侵略和种族灭绝仍然是对联合国的信誉以及对其在确定今后的国际制度中可发挥的作用的历史性考验。联合国的威望和道义权威正受到挑战。长期以来公然无视国际法以及悍然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行为一直未受到制止。我们甚至极为悲愤地看到联合国指定的安全区今年7月沦陷。侵略者加强了对其它安全区的攻击。只是在萨拉热窝发生又一起市场屠杀事件后才采取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对侵略者的适当回击。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联合行动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快速反应部队参加这次行动完全符合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规定的授权范围。

土耳其也是一个巴尔干国家,它坚决赞成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不过,和平不应优先于正义。我们绝不能忘记,历史上任何靠奖励非正义取得的和平都不能持久。铭记这一点,并《商定的从日内瓦和纽约基本原则》出发,我们希望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多文化、多种族、多宗教特点的基础上建立正义和持久和平。因此,我们坚

信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联邦应为两个实体联盟的未来建立一种模式。商定原则中提及要维护现存国际边界内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我们对此极为重视,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对在通向和平的道路上迈出的步伐表示欢迎。我们必须看到,得到武力支持的坚决行动和外交增加了真正和平进程的机会。

在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后,必须接着建立一支实施和平部队。土耳其愿意承担在这支部队中的责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重建和恢复是解决方案能够持久的关键。土耳其还决心积极参与这个进程。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坚信,国际社会应继续保持警惕,直至达成最终解决。

土耳其一向认为马其顿的稳定是巴尔干和平与稳定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此外,我们始终认为,对该国进行的经济制裁,加上旨在使其孤立于国际社会的政策,是极不公平和没有正当理由的。

因此,土耳其对马其顿与希腊于1995年9月13日达成的临时协定欢迎。我们对这一进展感到鼓舞,它很可能成为这两个邻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

邻国会有一些双边问题,这并非不可理解。土耳其与希腊也是这样。我们认为通过有意义的、全面和注重成果的对话以及通过双方的诚意来解决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这种对话不仅对两国都最有利,并将有助于在我们区域建立一种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气氛。我们仍然愿意以建设性的态度解决我们之间的所有问题。

就象在巴尔干那样,整个高加索地区还没有恢复合法性和正统地位。尽管有着现存的分歧和正在进行之中的冲突,我们希望这一地区的各国人民将表现出向前看的勇气。该地区各国应该懂得,公正和可行的和平可以提供很多好处。只有到了那时共同繁荣才有可能实现,也只有到了那时民主和法制才会生根。这就是我们为这一地区看到的前景。但这种前景只有在那些不断违反国际法的人如同有关决议和决定中所载的那样听从安全理事会和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各项要求,才能成为一种现实。非正义和侵略不能也不应得到奖赏。

遗憾的是,该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主要障碍依然是阿塞拜疆领土的五分之一继续为亚美尼亚军队所占领。结果,100多百万的阿泽里人流离失所。我们重申要求立即、无条件和完全撤出占领部队。我们决心为实现和平解决并逆转侵略的后果对明斯克集团范围内所进行的努力做出贡献。在这方面,我们期望根据布达佩斯首脑会议的各项决定建立一支欧安组织多国维持和平部队,而我们依然愿意为这支部队做出贡献。

土耳其还继续十分密切地注视格鲁吉亚的事态发展。我们希望看到毫不迟疑地在这个友好的邻邦创造和平的条件。我们致力于该国的和平进程。在铭记这一点的同时,我们正在积极地参加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的工作。

在与我国有着很牢固的历史关系的国家阿富汗境内的引人注目的局势使我们十分担忧。这场正在进行之中的自相残杀的冲突已加深了数以百万的无辜平民的痛苦。使我们同样感到忧虑的不详的一种可能性是,这场冲突可能会具有一种区域性的规模。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所有交战各方作出了承诺,梅斯蒂里大使早些时候的努力已然无效。我们希望梅斯蒂里大使最近重新开始的努力将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努力一起将为建立在阿富汗统一和领土完整基础上的可行的解决办法铺平道路。

土耳其位于各大陆和文化的交叉路口。欧亚冷战后的地缘政治已经使我国在这一地区具有一种轴心作用。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亚大多数新近独立的国家都与土耳其有着历史、文化、兄弟情谊和语言的联系。我们怀着一种强烈的历史和道义感,一直在努力作出为协调各种文化所需要的我们的一份努力。为此目的,并为促进旨在防止扩散种族冲突和霸权倾向的种种努力,我们一向积极地从事发展合作性的区域倡议。黑海经济合作以及扩大的经济合作组织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此外,自1992年年初以来,我们已经在三大洲50多个国家内实施了一种经济援助一揽子方案。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有着充分的物质可用于公正可行的解决办法并用于实施联合国建议的一整套建立信任的措施,谈判进程似乎依然受到障碍。登科塔什总统采取了主动行动来促进这一进程,重申

了他对两族、两地区民族解决办法的承诺,并表示他愿意以秘书长提出的方式实施一整套建立信任的措施。他还建议了其他善意的措施并邀请希腊塞族领导人来到谈判桌旁。遗憾的是,希腊塞族并没有对这一建设性的办法做出反应。

希腊塞族方面继续拒绝实施建立信任的措施并为重新开始谈判规定先决条件。它把重点转移到欧洲联盟成员方面,从而将自己日益远离谈判进程,以期改变联合国组织的全面解决办法中已确定的各种因素。

尽管有了这些令人泄气的事态发展,我们依然认为该岛双方可以找到在确定的规范的基础上调和他们分歧的方式方法。为此目的,我们重申支持秘书长的斡旋使命并继续鼓励通过自由谈判达成解决办法。

中东和平进程所取得的势头使我们感到乐观,认为合作可以取代对峙。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其后的以色列-约旦协定是在该地区确立一种新的思想方式的历史性转折点。但是这条道路还充满着绊脚石。众所周知,各方的极端主义分子一直在残暴地企图破坏和平进程。尽管存在着这些企图,最为重要的是各方遵守他们的承诺并继续在希望之途上走下去。

明天在华盛顿将签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又一项历史性的协定。我希望出席这一签字仪式。我希望赞扬这一临时协定的缔造者表现出的巨大勇气和决心。我们充分支持这一可贵的成就。

五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期望伊拉克完全遵守安全理事会各有关决议的要求。与此同时,正如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主席报告的那样,最近透露的伊拉克当局进行生物战争的实施能力使其在安全理事会内产生可信度问题。我们希望伊拉克将采取确实的措施来恢复国际对它将来在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号决议的基础上与委员会进行合作的信心。此外,我们认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986(1995)号决议将会使伊拉克人民的痛苦有所减缓,尽管是有限的减缓。在这里我要毫无保留地重申我们在这一讲坛多次表明坚定立场:我们极端重视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和统一。这对中东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我还愿强调,土耳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恐怖主义活动产生于伊拉克北部。

恐怖主义是我们时代对人类最大的威胁之一。它还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恐怖主义侵犯基本人权,特别是生命权。它的目的是摧毁文明社会的基础。我们必须联合力量有力反击。这要求有效的国际合作。因此,联合国在我们反对恐怖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应发挥中心作用。大会关于人权和恐怖主义的决议--第48/122和第49/185号决议--以及有关《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的决议--第49/60号决议--是奠定我们合作基础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还必须提出一项成功地执行这些决议的行动计划。

同样,联合国应继续发挥作用,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这些武器是对人类的另一个主要威胁。根据这种想法,在区域和全球各级维护现存军备控制和裁军文书的完整性并且充分地遵守它们是至关重要的。

今年我们庆祝联合国容忍年。促进容忍文化是巩固民主和防止种族冲突的关键。人们还越来越认识到发展、和平和民主相互联系。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旨在确保基于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的普遍安全,这种发展是我们时代的紧迫要求。

在这方面,我愿强调日益出现的全球共识,支持主要国际会议产生的实现更美好世界的共同行动计划,这些会议从1992年里约热内卢开始,在维也纳、开罗、哥本哈根、纽约和北京继续。我们知道,我们仍需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协调看法和确定共同解决办法。这些会议结论的执行是并且应该是我们的优先事项。

这些主要联合国会议的最后一个,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二)会议将于1996年6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超过10亿人没有适当住房使会议议题更为重要。伊斯坦布尔的城市首脑会议将是评估这个问题各方面和谋求有效解决办法的主要阶段。最高级别的参加将大大促进这次重要会议的成功。

最后,请允许我重复我在发言开始时对国际社会的呼吁:我们必须发展过去,为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制定新远见、新承诺和新的行动计划。我们的行动计划应该体

现我们最好的价值、最崇高的理想和最宏伟的愿望。不这样做是屈于失望。世界人民应该知道,种族灭绝不是必然发生的。侵略不是逃避不了的。贫困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都有责任。我们不能逃避挑战。我们必须迎接它并且不动摇地创造一个更符合我们希望和期望的联合国,将忠实于其创始人远见的联合国。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罗马尼亚国务部长兼外交部长特奥多·梅莱什卡努先生阁下发言。

梅莱什卡努先生(罗马尼亚)(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罗马尼亚代表团最衷心地祝贺葡萄牙的韦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大使和大会主席团所有成员的当选。

罗马尼亚完全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目标,并且作为积极的会员国对这个周年纪念时联合国的活动深感赞赏,它目前正在重新确定自己的作用以便适应目前国际要求并且预料第三个千年将发生的事情。

请允许我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深表谢意,他坚持不懈地努力,使联合国适应完全变化世界的日益增加的要求。当他去年秋天访问我们时,我已经在布加勒斯特这样做了。我们当时就罗马尼亚和联合国之间合作以及罗马尼亚政府主动和乐意地支持和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的全球努力的问题十分有益地交换了意见。

罗马尼亚目前不仅正在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而且庆祝其加入这个世界组织四十周年。尽管罗马尼亚为缩短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联合国联盟的胜利作出了牺牲和重要贡献,但是它在《宪章》生效十年后才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尽管如此,我国已证明其负责任的承诺和在有关国际问题的最重要辩论以及促进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中的积极作用。

在1989年12月以后的6年中,民主社会的立法和机构框架在罗马尼亚得到不断的发展。我国所有政治力量的广泛共识雄辩地证明,我国已选择成为尊重政治多元化、市场经济和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守法国家。建立起的新机构目前正在运转,并且同时得到巩固,从而促进我们社会的民主化和转变进程的加速,符合我国政府的社会经济改革战略。

复杂的改革方案成功地展开了。罗马尼亚1995年的现实与1992年底的不同。宏观经济稳定化的成功以及宏观经济总体的改善是罗马尼亚参加欧洲联盟的重要理由,正象这也是其它中欧国家的理由一样。

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尼亚的改革顺利无阻。和其他中欧国家的情况一样,改革需要很大的社会开支,要求永久性的社会安全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愿强调联合国对罗马尼亚和其他转型国家的支持和鼓励,表明世界组织支持改革进程的能力。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欢迎秘书长题为“联合国系统支持各国政府努力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的报告。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充分辩论可以确定联合国活动的新范畴。罗马尼亚明年将组织新的民主国家和恢复民主的国家第三次国际会议,它已决定使该会议成为在全世界促进民主价值观念的重要事件。

罗马尼亚的政治目标不仅是环境决定的,而且也是对民主、市场经济、尊重人权和确保该国和平与繁荣需要的决定性承诺决定的。我们认为罗马尼亚加入欧洲和欧洲-大西洋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将促进我国自己的民主化与改革努力。同时,这表明,政府愿意为实现这些机构的目标并为创造欧洲稳定与安全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有利条件作出显著贡献。

罗马尼亚公开和明确阐明其加入欧洲-大西洋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的基本利益,但决没有因此而忽视其同邻国的关系。的确,在新的基础上推进同我们邻国关系是一项主要的关切。

在这方面,我要提及我国总统扬·伊利埃斯库先生阁下最近提出的倡议,他已邀请匈牙利一起尊崇这个以法德模式达成的历史和解——这是以欧洲精神取得成功的突出范例。

罗马尼亚已庄严阐明,它愿意采取所有外交步骤,超越纯粹政治声明的阶段,并使和解概念成为既成事实。直接和无条件地邀请匈牙利同我们一起本着欧洲精神塑造

我们民族的未来不仅是一个政治和外交步骤,它预期将建立一个基于更大信任和更密集合作的社会和政治框架。

换言之,对罗马尼亚来说,和解意味着一个自觉从事和系统谋求的进程。同时,它应为我们两个国家构成实现加入新欧洲主要体制最有把握的方式,从而为该区域乃至该大陆其他地方巩固稳定与安全作出贡献。

罗马尼亚主动呼吁匈牙利共同达成人们极为渴望的历史和解,是罗马尼亚对其所有邻国一贯奉行睦邻和理解政策的自然结果。

另外,在各活动领域同世界所有区域各国进行对话和务实合作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另一项重要方针。铁幕的消失通过创造国家间对话与合作的真正框架,开创了庞大和复杂的国际缓和进程。

放弃对抗政策和减少核危险对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创造了条件。我们相信,这个成功将有助于旨在消除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谈判,并将在军备和安全保障方面导致更大的透明度和全面禁止所有核试验。

近年来,联合国已多次提出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概念和新机制。

在这方面,我感谢有此机会忆及,罗马尼亚通过鼓励有关各方继续进行对话和接触,一直在支持中东和平进程。为了承认它对该和平进程积极成果所做的贡献,罗马尼亚已被邀请参加中东问题的多边谈判。它还准备参加有关区域经济合作、水资源、环境和难民问题的各工作小组。罗马尼亚完全相信,理智将取得胜利,今后必须支持不可逆转的中东和平进程,因此,罗马尼亚还将鼓励和支持该区域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合作。我们衷心希望,通过有关各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取得新的进展,以便使该区域的各种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南斯拉夫危机仍使罗马尼亚深感关切、因为它同冲突地区十分接近。罗马尼亚已多次吁请冲突有关各方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恶化的行动,停止军事行动并恢复谈判。罗马尼亚忠实于其原则立场,赞扬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宪法解决补充原则的联合声明昨天在美国驻

联合国代表团被采纳。罗马尼亚将积极支持加快前南斯拉夫领土和解进程,包括其和平重建的任何提议和实际行动。

前南斯拉夫的政治和军事危机表明,试图实现种族分隔和获得基于种族标准的领土自治,或建立种族飞地都不是可行的解决办法。相反,它们有可能成为冲突的根源,并给人民造成极大的苦难。

我要在这个讲坛上重申,尽管我国遭受严重经济损失,但我国政府仍决定继续严格遵守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实行的制裁。但尽管如此,我们确实希望主管国际机构更加认真地审查制裁对于第三国的影响,并积极和实际评估制裁可在和平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做的国家、国际金融机构、各主管机构和联合国方案以及各专门机构都将响应大会在第49/21A号决议中发出的呼吁,即给予因执行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而受影响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同时,我们愿意看到安全理事会根据政治解决危机方面取得的进展作出决定,以期解除制裁。

莫尔多瓦共和国东部地区的局势仍然是某种紧张局势的根源。我们相信,无论以什么形式或名义存在的外国部队立即撤出该独立和主权国家的领土仍然是解决莫尔多瓦共和国东部区域冲突的关键。我们确实满意地注意到,国际社会也持有这一观点。我们欢迎莫尔多瓦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就俄罗斯部队撤出莫尔多瓦领土达成的协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助于加强该地区稳定的积极步骤,我们表示希望该协定得以实施。

联合国理所应当的在制定一个能对各国人民的希望和愿望作出反应的新世界秩序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我们认为,为实现这个目标,联合国必须使其结构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必须更加注意协调会员国和国际财务机构的商业做法、技术合作和金融政策。

联合国最近活动的特点是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首脑会议,涉及全人类都非常关心的议题。这些会议强调了它们所涉及的议题的紧迫性、严肃性和复杂性,并扩大了全世界有关环境、人口、社会发展、人权和妇女地位的方案方面的国际一致意见的行动范围。我们认为,联合国和

会员国必须集中努力寻求实施这些会议所通过的决定的必要办法和途径。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提及开罗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在一次关于在中欧和东欧实施该计划的区域讨论会上,该文件的价值再次得到确认。上述讨论会是在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合作下最近在罗马尼亚组织召开的。同时,我想表明,我国政府准备明年在布加勒斯特组织一次类似的会议,以审议区域一级在实施在北京举行的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上通过的行动纲要条款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很明显,没有充分的财务支持,就无法解决联合国所处理的主要全球问题。在需要由联合国解决的主要问题空前增加的情况下,却没有相应地增加必要的资源。联合国今天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场危机的可能处理办法之一应是考虑更有效的使用现有内部资源,消除活动的重复,实行更有效的文件控制,更有成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严格的财务监测和持续的成本效益分析程序。

关于资源的利用,应特别提到维持和平行动。这些行动的空前增加除其他原因外,表明联合国更积极地参与管理危机和预防性外交。这个新趋势使资源的增加成为必要。如果我们考虑到,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目前所参与的绝大部分冲突是国内冲突,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国际社会施加压力的手段是很有限的。继续进行无效的维持和平行动无助于令人满意地实现联合国的目标。因此,罗马尼亚代表团支持更密切和严格的审查关于开始执行新的维持和平行动或继续执行现有行动的所有决定。

罗马尼亚已经表明它有兴趣在全球各地限制和预防冲突,其做法不仅是通过促进和鼓励发现政治解决办法,而且是通过参加联合国在伊拉克和科威特、索马里、卢旺达和安哥拉的维持和平行动。罗马尼亚决心为这种行动和新计划作出重大贡献。为此目的,已经通过一项特殊方案以加强我们对联合国或其他机构提出的任何要求作出充分反应的能力,而同时严格遵守指导联合国各项活动的原则。

如果我们回顾联合国在创建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所走过的漫长旅途,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它在过去五年中为

适应国际生活的变化而进行的调整努力,我们就会确信联合国的价值和历史使命。罗马尼亚致力于和平,它愿意在各级—双边、区域、多边—进行合作,它坚定地致力于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它遵守民主价值观念和对人权的尊重。因此,它决心支持联合国价值观念的共同遗产。我们40年来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基础是联合国在罗马尼亚人民眼中所享有的威望和道德权威。

因此,我们将竭尽我们的能力和资源,继续致力于为《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服务的崇高职责。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马里国务部长兼外交、马里侨民和非洲一体化部长迪翁达库恩·特拉奥雷先生阁下发言。

特拉奥雷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日前夕我们在此开会,以便象每年一样评价联合国所取得的进展,该组织的成立目的是维护和平和所有人之间的团结。

就其议程来说,本届会议与历届会议非常相似,但很明显,今年的会议有更深刻得多的含义,因为它标志着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在这五十年中,尽管有很多挑战和危险,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命运得到加强和促进。

在这个五十周年纪念日前夕,一个古老的欧洲国家的代表主持第五十届会议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确实,葡萄牙所属的,并在其中起历史作用的大陆一贯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一名葡萄牙人当选主席证实了国际社会对它的普遍承认,并且是对主席的才能和出色的外交能力的赞赏。

我借此机会对主席的前任、我们的兄弟和朋友、科特迪瓦的阿马拉·埃西表示热烈祝贺,他能干而尽职地指导了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工作。

同样很有意义的是,这届具有象征性的会议是在于大约三年前当选领导本组织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任职期间内举行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还作为以其远见和外交才能为中东和平扫清道路的老练的谈判者之一而知名。今天,他正在为实现联合国的崇高理

想、神圣原则和中心宗旨而不懈地执行其崇高和挑战性的使命。

马里共和国在1960年9月22日获得国家主权和国际主权之后仅仅六天就与1960年9月28日即三十五年前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这样,马里和大约三十个其他非洲国家一道扩大了独立和自由国家的家庭,为联合国带来了非洲人民的独立、人道主义和慷慨。

马里的国际特性--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特性--首先建立在马里人民与其邻国和睦相处的能力和马里对世界公开坦白、马里的团结以及马里坚决承诺保卫人类价值的基础之上。

虽然我们由于我们坚信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相互充实的根源和经济、社会与文化进步强大推动力而在各种文化与传统接触中出现固有的挫折与误解,马里共和国仍将继续致力于这一使命。

的确,马里的地理位置正处于北部非洲和次撒哈拉非洲的交汇点,是一个由于许多世纪以来发挥各种文化大熔炉作用而得到丰富补充的国家。

幸运的是马里今天生活在一个友好亲善、民族多元化、宗教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社会和文化多元化的气氛中。

我国北部的民族问题由于派系活动的集团在全世界所进行的偏袒而毫无根据地广播成了新闻。这些人的唯一目的就是要颠覆年轻的国家。以其凶残毁灭性质而震惊马里北部的危机使我国经历过的最严峻考验之一。随着和平的恢复与巩固以及大规模遣返马里难民,以封锁和残暴反应著称的抵制国家的情绪已经成为一个建立在法律原则之上的国家,一个无论是武力,或还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暴力都不能被作为一种代表权的表达形式而接受的国家的一个时代性错误。

1995年7月15日至18日马里政府和北部发展合作伙伴之间在廷巴克图成功地会谈不谨象征榜样性的国际团结,

而且为国际舆论提供了一个注意马里社会各阶层首先着手进行发展任务坚强意志的机会。

经过痛苦的限制在1991年3月26日,即著名的革命成功的日子,产生的民主已经成为马里日常生活中一个永久而日益存在的事实,马里人民为取得民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四年前马里发生的民主革命是整个世界摧毁压迫和离间各国人民堡垒的运动的一部分,使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得以诞生。尽管它有着一切人类所从事事业固有的缺点,它仍不失为在法制的基础是迅速建立国家的一个成功的典范。

马里政府对这一民主进程表示关切,于一年前寻求在国内所有问题达成普遍协商一致的框架内发起并成功地召开了广泛的区域性会议,继之又召开一次全国性大会。这个讲坛是国内各派力量得以就所有人民关切的问题在透明的情况下进行辩论,并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得以制订双方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共同面对有关国家前途和国家发展的挑战。

我要强调,民主的马里已经将尊重人权和各国人民的权利当成是一项荣誉。所以,一个著名讨论小组与1994年12月10日继“世界人权宣言”纪念日,著名国际法官聚会一堂,在完全透明的情况下,与马里政府就其人权管理举行了一次公开意见听取会。这是一个大胆的实践,树立了一个宝贵的榜样,使我们表明尊重以及在法制基础上建立国家在马里现在已经成为现实。

在马里同在许多国家一样,历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朝着1980年代末期加速前进。

柏林墙的崩溃象征着将世界分为两个对抗的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的结束。这预示着国际关系中根本而不可逆转的变化,导致对大国和中等国家之间关系力量新的思考。

人们期待两级世界的结束将使世界大战的危险消失。人类希望看到其和平与安全的合理渴望得以实现。当我

们意识到柏林墙崩溃之后的时期在全世界成为一个撕裂心肺的冲突时期,这个希望很快便破灭了。

我们看到暴力与毁灭恶性循环,震撼着许多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

非洲据说是世界腹部上的一块火焰地。它仍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大陆,内部分裂深重。我们看到源源不断的难民逃离自己国家无法忍受的形象。难民问题是一场灾难,国际社会必须迅速面对并予以解决。

布隆迪和卢旺达民族内部的屠杀导致成千上万受害者逃离家园,强有力地人类良知和道德发出挑战。卢旺达局势要求联合国不断努力在恢复和平,并使成千上万的难民不受干扰地返回家园。

卢旺达的悲剧的确是人类的一个耻辱。因此,要求国际社会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确保该国取得和协而明确的民族间的共存。马里在卢旺达派有一支军事分遣部队,因此,马里建议卢旺达应该受到国际社会根本性援助。

折磨我们大陆的武装冲突的之一是索马里冲突。该国局势由于军阀不愿妥协并野心勃勃而仍然混乱不堪。该区域内各国已经作出大量努力,寻求和平,我们对它们表示敬意。当然,他们应该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加倍努力,以找到所有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在利比里亚进行的努力将为通过次区域的倡议解决地区冲突树立一个典范。自8月19日冲突各方签署阿布贾协议以来,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已建立了一个过渡性民族联盟政府,以期解决自由、公正的选举:这是和平重返利比里亚的一个明确迹象。

关于解决非洲危机方面,安哥拉对1994年11月20日《卢萨卡议定书》的签署,特别是对若泽·爱华多·多斯桑托斯总统与若纳斯·萨文比先生在卢萨卡和开普顿举行的会议表示非常满意。这一和平的势头随着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参与行使权力而得到加强。我愿借此机会对非洲各国首脑、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在恢复安哥拉和平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表示热情的祝贺。

马里也关注着西萨哈拉问题,我们真诚地希望,西萨哈拉组织和将在不久后举行的就自决进行的全民投票将导致这个非洲大陆西北部的国家实现永久的和平。

马里共和国总统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先生已经强调,马里真诚的鼓励建立由一个非洲人运转的中央机器,以避免、管理和解决非洲的冲突。我们请国际社会支持这一倡议。世界必须明白,人类预防冲突的代价要小于处理冲突的影响的代价。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必须越来越多的参与到预测冲突中来,并减少在疾病发生之后对寻求治疗方法的依赖。

90年代政治上的一大进展就是随着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协定的签署,和平逐渐重返中东。我们真诚地希望,以色列与叙利亚就戈兰高地进行的对话以及新的将巴勒斯坦自治扩大到西岸的协定的达成将最终使这一地区实现全面和平。在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马里将继续为寻求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联合国、不结盟组织、非统组织和其他区域性和次区域性组织内,马里都迅速地看到需要一个新的更广泛的关于国际关系的观点,这是替代将世界分成两大对抗集团观点的唯一可行途径。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激烈竞争将使人类陷入灾难。两极世界的结束肯定了这一政治看法的正确和现实意义。因此,与我们的信念相一致,我们认为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联合国仍是实现人类真正愿望一对发展和对在北方和南方国家之间建立更团结的关系的不可避免的需求——的最适当框架。我们必须明白,日益严重的贫穷和一无所有是暴力和武装冲突的根本原因。

因此,发展仍将是所有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今天,经济状况是评价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成员势力大小的标准。但不幸的是,非洲在这一领域仍处在从属地位。事实上尽管世界经济增长在停滞了几年之后于去年初开始恢复,但边缘化造成的非洲局势仍是人们所十分关注的。

非洲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改革、结构调整和鼓励私有部门发展的努力为商品价格的浮动和过度的偿还债务负担抹煞了。同时,外国资本在非洲大陆直接投资的势头仍很微弱。而且,非洲沉重的债务负担不断加剧,现在只是偿还债务就花费掉非洲外汇收入的25%。这一悲剧性局

势存在的原因在于在经济恶化的同时又发生了自然灾害,而且一些疾病如艾滋病特别是疟疾也继续存在或加剧。

《发展议程》承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权利,它必须把联合国系统的目标和优先考虑调整到社会经济方案和活动上来,这些方案和活动的目的在于消除贫困,并通过教育、培训、社会一体化和创造生产性的就业来发展人力资源。

不幸的是,《联合国90年代非洲发展新议程》仍不过是一个虔诚的祝愿。根据这一方案所作的唯一努力,即建立非洲商品多样基金,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持明显的保留态度而没有成功。这表明——如果需要证明的话——国际社会对非洲重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合法要求缺乏兴趣。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已成为国际贸易关系的标志。发展中国家期望《乌拉圭回合最后方案》能够得到全面实施,特别是考虑到为最不发达国家、为食物进口国以及为那些因取消普惠制原则而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家建立补偿性机制方面。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进行的内容相同的评估,乌拉圭回合第八轮谈判的结果只会使工业化国家受益。以非洲为例,经合组织的研究表明到2002年非洲的损失将超过20亿美元。在这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应提出有利于非洲的大胆决定和建议。

环境问题也是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生存取决于一个平衡的生态。我们殷切希望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决定和建议能够迅速得以实施,以便把我们星球从危险和致命的环境恶化中拯救出来。作为一个曾经历过干旱和荒漠化影响而且现仍在解决它们所带来后果的国家,马里高度重视1994年6月17日在巴黎达成的《联合国在那些曾经历严重干旱的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与荒漠化作斗争的公约》。

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优先挑战之一是社会问题,包括人口过剩、生产、贩运和使用毒品、失业、暴力、社会瓦解以及妇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

我们相信,在开罗举行的人口和发展问题国际会议标

志着人口和发展战略方面的一个新进程的开始。同样,今年3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建议并应能帮助缓解最贫穷的人的命运。1995年9月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是一次值得赞扬的具体行动,已真正考虑到妇女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

同大多数其他非洲国家一样,马里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面临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结构性问题和同我国情况相关的问题。执行我们的1990年代行动纲领是以严格根据同布雷顿森林机构达成的有关这些年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的协议制订的战略为基础的。除了产生于我国的国家意愿以外,我国的基本指导方针完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联合国1990年代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马里共和国正在不知疲倦地努力,以恢复通过伙伴合作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对话。在马里,这项努力已反映在我国国家经济关键部门发展伙伴的圆桌谈判中。

在人口政策方面,我国的活动包括设立一个权力下放的机构性协调机制,以便在全国各地执行人口政策,并且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工作。此外,联合国人口基金马里方案也已经适应人口和发展问题国际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的内容和政策。

我们马里人认为,一些各种各样的联合国方案和活动的执行首先依靠日益持续的国家努力,但也需要更加有力地调动多边和双边协助。因此日益迫切地需要富国和工业化国家为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资源,以便举行1990年代开始以来所通过的各种行动计划和行动纲领。这是在21世纪实现经济起飞,使所有国家都享有繁荣的唯一办法。

马里共和国毫无保留地承诺在相互声援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开放的国际合作。我们更加坚定地准备争取实现非洲境内的经济一体化,大多数非洲国家不能单独地实现可持续和平衡的发展。通过区域集团,非洲国家在国民生产方面必须执行一项相辅相成的经济政策,必须限制一切有害和影响资源负面流动的严重问题的竞争。由相互依存的国家设立的这些经济实体,必须得到发展伙伴的一切必要支持。

在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创伤之后诞生的联合国,以通过法律建设一个新世界为自己的目标,创造了一个服务于和平、团结和发展的强有力的机制。世界上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么一大批重要的文件、公约、宣言和行动纲领,目的都在于界定国际行为的规则,防止战争和冲突,保障和平共处和促进发展。有了联合国,一种新的国际伦理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保留了令人敬畏的否决权,它们负有使这种伦理永久存在的道德责任。

通过势力关系所蕴酿产生的联合国,由于集团和权力的竞争而不幸变得脆弱,安理会虽然是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但却常常陷于瘫痪,不能履行它的基本使命。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几场严重的冲突几乎导致第三次世界性对抗。虽然世界上一段时间没有全球性战争,但是人民本身还的受到核国家实行的恐怖平衡的折磨。

1980年代结束以来出现的新的国际政治背景越来越有利于达成一项国际共识,支持必要的联合国复兴和恢复联合国执行其各项基本使命的权威。仍然迫切需要改组和振兴联合国结构,使它们更加有效: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国际社会利益需要,作出更加迅速、公正的决定,有能力更好地监测、反应和实行制裁。

这确实就是联合国的使命,联合国从1948年起就设立了维持和平行动。各国有责任为这些维持和平行动提供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那样谁也不能怀疑本组织的信誉。

不论部署在那里,这种行动还必须正视对人权和人民权利的严重攻击。在这方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悲惨局势值得大会充分注意。根据联合国的决议国际社会必须恢复波斯尼亚人民的主权,恢复他们共和国的领土完整。马里代表团还赞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各项有关决议,认为必须坚决地处理国际社会在这一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面临的挑战,防止它变成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危险的先例。

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世界必须有一个正义的世界的支持。联合国和各区域组织经常指出需要提供援助的理由,已使国际社会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相对化,如果国际社会发现这一国家内有公然违反人权和人民权

力的情况的话。

因此,联合国展开正义和法律行动,在海地重建共和国机构。马里也以法律和正义的名誉,要求取消对利比亚和伊拉克的国际制裁,这两国的人民想要的只是幸福、福利与和平。这些制裁只影响利比亚和伊拉克的人民。维持这些制裁完全不符合道德,不符合我们协助和声援这些人民的责任。

二十世纪将成为各个领域取得巨大进展的一个世纪。在该世纪,人类将表现出他惊人的创造力。一个重要的象征是,正是在本世纪,也就是仅仅几个月前,国际社会通过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的期限,重申决心永远禁止核武器的扩散和使用。排除核武器标志着世界各国人民选择了和平与发展,这一选择是不可逆转的。

令人吃惊的是,核武器国家并不理解国际社会以其压倒多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表现出的对它们的极大信任。这一信任要求核武器国家担负起责任。这些国家必须通过立即彻底停止实际和模拟的试验,以及逐步销毁它们的核武库来应付它们和平的挑战。

在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之际,我们看到了一个世界范围的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运动。联合国在各地鼓励了正义和各国人民自由表达意见的努力。为了巩固这一运动的成就并使之持久下去,在开展这一广泛运动的同时必须实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然而,不幸的是,这一民主化却姗姗来迟。马里共和国总统这样描绘这种情况:

“目前个人、群体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显然引起了公正的问题。它在国家一级与秩序和道义联系在一起……这个世界充满了持续存在的差距,它们引起冲突和暴力。我们都必须理解我们不能调整不利于较贫困者,而使较强大者获益的结构所引起的危险。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团结的世界,一个较不自私、更有人情味的世界”。

我们的确很悲伤地看到,国际关系继续受制于对世界进行的势力范围和利益范围的划分,尽管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新的政治和经济变化要求我们的发展伙伴,特别是工业

化国家采取新的行动。日益明显的是,总的来讲,国际合作只是有经济标准来推动的。这损害了团结与公正的价值。然而,人类面临的挑战是共同的挑战。它们包括环境恶化、污染、有毒废料、疾病、饥饿、贫困和营养不良。地球上的平衡和人类的生存取决于我们所找到的解决这些严重问题的办法。

只有以团结、公平和正义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才能使我们应付这一挑战,对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目前这些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在今后的一个千年里和平的维持将取决于国际社会促进所有国家的发展的能力。因此,为了挽救后代,恢复国际关系中团结、正义与民主的价值是很迫切的。

代理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下面请危地马拉对外关系部长亚历杭德罗·马尔纳多·阿吉雷先生阁下发言。

马尔纳多·阿吉雷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欢迎迪奥戈·弗雷塔斯·多阿马拉尔先生在本届尤其庄严的会议上当选为大会主席。在他主持的这届会议上,我们将第一次听取世界几乎所有领导人的发言。我们深信,他的经验将保证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

我还要对阿马拉·埃西大使表示赞赏。他以出色的能力和效率指导了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工作。

我还必须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我国政府感谢他在他出色的外交才干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候为和平做出的不懈努力。

任何机构往往都要摸索出自己的道路。它并不总是与以前的模式相符。因此,无论那些执行创始文件的规定的人多么尊重该文件,他们都无法阻止一个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越出创始人原先的愿望。此外,创始文件的历史越长,原先的构想与该机构的运作和实践之间的差异就越大。显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一个世纪末期所抱的新希望只会强化这个现象。

要使联合国避开这个趋势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鉴于它受到事态发展的左右。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半个世纪已经

过去了,没有一个创始人会想象到自旧金山会议以来发生的惊人而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我们必须记住,《宪章》作为一项立法文书需要人们以当代标准对它进行目标明确的解释,以使它得到适当理解。

关于联合国在经济及社会领域的业务活动,很少有人会在1945年会想到他们会具有目前的范围。也没有人会想到《宪章》第二条第7项会使联合国成为世界各地尊重人权的合理捍卫者。

我们要向一些会员的代表表示他们受之无愧的赞扬。他们已非凡的才干通过谈判制订出办法,使得能够在似乎即将失败之际达成了极其重要的全球协议。鉴于这些协议是通过平衡的协商一致达成的,因此,尤为稳妥。

副主席皮尔森先生(毛里求斯)主持会议。

尽管我们或许对本组织运转的某些具体方面持某种保留意见,但总体来讲,我国政府盛赞联合国系统在冷静和务实地处理各种问题时适应各种环境的巨大能力。我们在赞赏这些值得注意的适应性、有成效的务实精神的优点以及越过很高的政治障碍的能力的同时,不应让我们的赞赏蒙住我们的眼睛,而看不到进行改革的必要,我们已开始面对这种必要。这种改革将使我们能够消除本组织的弱点和欠缺,并因此使它更有效和民主,从而使它能够抵御将取代它的单方面作法。

当今世界上最显著的特点中,包括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差距和使人不解的现象。尽管对这些现象的谈论在这里已司空见惯,但我们不能不指出:极少数国家的大多数居民的财富同地球上三分之二居民所经受的巨大困难和一无所有的状况形成显明对比,他们由于行政限制、补贴或歧视性政策而被阻止甚至以自己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有的地方最尖端的现代技术产品只是工人的普通工具,在另一些地方,你可以走很远的路而看不到除圣经时代使用的技术以外的任何更先进的技术。无需指出很多人的绝对贫困与花在武器上的巨大开支之间的对比。谈到民主和人权,我们感谢世界对这些理想的认识不断增加--然而我们的共同关注是在实行过程中的相对注意以及用它们来施加政治压力甚至进行势力交易的方式。

毫无疑问,有必要消除这些矛盾的现象。我们相信,如果那怕部分地实现这一目标,功劳就将主要属于联合国,它按照《宪章》第1条的条款,是

“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

每个危地马拉人在听到或说出本组织核心的“和平”一词时,都不可能不立即想到我国所陷入的最严重问题。主要由于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冷战促成了一场兄弟残杀式的斗争,它30多年来破坏了数以千计的家庭、危害到民族并造成大量由冲突各方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由于这场斗争,危地马拉人民今天最强烈的愿望只能是和解与坚定和持久的和平。如果尚未实现这一目标,那不是因为民主政府以及已知的国际社会缺乏努力、耐心和巨大的容忍力,国际社会主要通过朋友小组及联合国、特别是秘书长采取行动。

危地马拉政府感谢所有促成为进一步帮助我国和平、和解与发展目标而成立的机制运转的各方,尤其是秘书长、政治事务部危地马拉股、联合国调解员以及联合国危地马拉人权和关于人权全面协定承诺的遵守情况核查团。我们还感谢组成危地马拉和平进程朋友小组的6国政府为这一巨大和艰苦工作所作的宝贵贡献。

危地马拉政府不遗余力地实现我们全民族对结束内部武装冲突的愿望。在人权领域中,拉米罗·德莱昂·卡皮奥总统面对一种由于折磨我国达30年之久的武装对抗而产生的局势,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与建立和平密切相关。这促使德莱昂·卡皮奥总统签署了1994年3月29日的《关于人权的全面协定》,他以此重申了他对旨在让各方保障和保护对人权的充分尊重的原则和标准的承诺,以及他确保这些原则和标准得到尊重的政治意愿。

由于该项协定,在我国成立了联合国危地马拉人权和关于人权全面协定承诺的遵守情况核查团。它在我国领土上的活动得到了最充分的设施和保证。联危核查团一些建议的执行,因体制上的限制而遇到种种困难。我们正努力加以解决,然而必须承认:一些规定不具备将在短期内得到遵守的动力。

此外,人权顾问目前正在我国发挥作用,这是一个以前由德莱昂·卡皮奥总统担任的职务。这一职务保持并正在提高其在国内的声望及国际信誉。总统人权委员会正进行更大的努力,以确保各项建议得到适当执行。还有一些防止侵犯人权的机制,反映了我国政府的政治意愿。

我现在谈一下中美洲一体化的进程,该进程导致签署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的《特古西加尔巴议定书》。作为一个政府间组织成立的中美洲一体化制度,自1993年初以来一直进行成功的工作,目标是加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一体化。

中美洲一体化制度实际上包括其成员国政府的所有活动,涵盖拥有近3 000万居民的大约425 000平方公里的相连地区。危地马拉希望,考虑到该制度的重要性,大会将同意危地马拉与该制度其他成员及巴拿马提出的关于给予一体化制度在大会中观察员地位的要求。

中美洲地区成立了持续发展联盟以加强建立在民主、改善生活水平、尊重和发展土地的活力和多样性以及巴拿马地峡的多文化性和多种族性基础之上的联合。我们支持加勒比国家联盟的建立,我们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我们认为这些是促进那些使社会更富裕和公平贸易规则得到推动的价值的恰当讲坛。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将出席在阿根廷巴利罗切举行的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和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我们将出席即将举行的第二次图斯特拉会议以及中美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和区域集团之间举行的会谈。

最近,我们出席了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在会议上我国代表团支持本着尊重妇女和赋予她们尊严和完全平等参与权利促进从物质上和道德上提高妇女地位的各项建议。

我们对联合国为民主重建海地的努力作出了贡献,其方式是派遣一组军事专家参加和平行动。

现在应该谈一谈危地马拉在大会关于发展《宪章》规定的法律原则的两项重要倡议方面的贡献:经我国代表41个提案国对草案作了介绍说明、于《宪章》生效二十五周年对通过的著名的《关于各国以联合国宪章建立

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我国第二个贡献旨在促进运用和解作为《宪章》第三十三条所提和平解决争端的一个手段。危地马拉于1990年向大会提交了这些建议规则的一个文本。联合国宪章问题特设委员会在1995年举行的会议期间批准了建议规则的最后文本，并建议大会提请各会员国注意。

危地马拉是始终献身于法律，并且坚信和平的好处和相互合作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和平解决争端。因此，在同伯利兹领土争端问题上，我国希望通过在不受任何限制和恪守信义和双方尊严的情况下进行更现实、建设性和前瞻性对话找出明确的解决办法。

危地马拉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无限期延长和通过一项确实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和未经表决实现这一延长而极为高兴。在对条约无限期延长感到高兴的同时，我们还感到骄傲，因为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武器最少的地区，而且《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已使之成为唯一的实现永久无核区的地区。我们对恢复和试验感到遗憾，并因此敦促通过新倡议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这一新秩序将消灭核武器，在这一新秩序中，安全将受到维护法律力量的国际机构的监督。正因为如此，我国代表团参与发起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和《拉罗通加条约》缔约方和签字国向大会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

危地马拉曾经由于非法集团埋设地雷而有过一段悲惨的经历，我们强烈谴责使用地雷，支持禁止地雷的各种建议。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中东和平进程正在展开。危地马拉希望智慧将获胜，从而使和平在今年的战争暴力之后出现在对于三大宗教都具有重大意义的土地上。

危地马拉高兴地看到，利用国际法庭程度较以往有所增多。我们高兴地看到，提交到这一可以恰当地称为世界法院面前的案子来自广泛的地理区域。我们回想起开创先例的中美洲国际法院的成立过程，这一法院正在重新建立起来，我国愿提名一位富有经验的危地马拉法官作为争取国际法院席位的候选人；我们相信，他将对法院的工作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在审慎地考虑了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议程项目后，危地马拉以极大的兴趣和愿望参加了该会议，利昂·卡皮奥总统在首脑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我们相信，普遍性的根本原则如得不到遵守，联合国就不能全面实现其宗旨。我们因此敦请考虑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情况，使该国能拥有一个讲坛，与其历史兄弟一道和平地讨论它的未来。

战后的政治家们制定规则成立起一个世界性组织，旨在使后代人免遭战争、贫困和无知的祸害，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乐观地评价所取得的成就，因为战后政治家们已经挽救了世界，使之免受巨大灾难带来的无法弥补的损害。尽管由于受到势不两立的超级大国相互争夺的鼓励在当时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冷战不时地在地区武装冲突中爆发，在军事安全上我们今天却有比较平静的环境。但是，就合作发展来说这种环境却并不那么安全，因为经济秩序的规则有时忘记经济上的弱点不仅是联合国各会员国的内部事务，而且也是已经实现有尊严的生活水平和为全世界正义有义务进行资源和技术转让的国家的责任。

我们在结束发言时谨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圣座的一段著名的讲话，并邀请各会员国一道思索：“和平的新名字就是发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已经听取了本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发言。下面请那些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请允许我提醒各会员国，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第一次发言以十分钟为限，第二次发言以5分钟为限，而且应在代表团各自的席位上发言。

戈默索尔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对阿根廷外交部长关于乌克兰群岛的发言作出简单的答复。

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位外交部长着重谈及联合王国和阿根廷日益增长的合作，这确实是两国双边关系的特征。

关于福克兰群岛的问题,正如我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去年在大会上所说,我们对英国对福克兰群岛以及其他南太平洋的英国属地拥有主权没有任何的怀疑,这种主权是建立在确凿的历史依据以及福克兰群岛居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自决权岛上的居民已经在多次的民主大选中行使了。

我们必须听取有关人民的愿望。岛民选出的代表曾经于今年7月进入联合国参加24国委员会的辩论,他们当时清楚的表明了他们的意见: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应该放弃。部长谈到了对岛上居民的尊重。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

然而阿根廷和英国正在根据1990年2月15日在马德里已达成的协定进行成功的合作。今天,我们签订了一项就南太平洋沿岸活动进行合作的重要的协定。这清楚地表明,这项协定不会影响任何一方在主权问题上的立场。

我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为整个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应该进一步扩大已取得的进展。我国政府认为,这是确保所有有关人民有一个光明、和平的未来的最适宜的手段。

苏里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听到了一篇茅头直指我国的异乎寻常的发言,这份发言充满了漫骂,而且通篇是谎言。通常,我们不会认为有必要作出答复,抬高它的身价。然而,这份发言是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所作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答复,以正视听。

在他指责印度的长篇发言中,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无意说出了一句绝对正确的话:确实是印度将喀什米尔问题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我们要求安理会谴责对印度领土的侵略。安理会的决议已经说的非常清楚,在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以前,巴基斯坦军队必须从他们武力占领的查谟和喀什米尔领土撤出。但是迄今,他们没有这样做。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在查谟和喀什米尔的占领军是巴基斯坦军队。

在查谟和喀什米尔,那里的人民在1947年就行使自己的自决权,并象在任何的民主国家那样,他们同其他的印度选民一道,在历次大选中选择了自己的政府。正如在任何的民主国家那样,那些代表人民的人只应是能够代表

他们进行谈判的人。因此,我们认为,在查谟和喀什米尔应该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举行新的大选,任何根据印度宪法具有资格的人均可参加。这些选举将会决定究竟谁真正代表喀什米尔人民以及他们的愿望。目前,那些声称有权替查谟喀什米尔人民说话的人是自封的,他们的权威不是来自全体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而是来自巴基斯坦政府向他们提供的枪杆子。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巴基斯坦还没有做好揭穿他的受保护者假面目的准备,因此,它竭尽全力阻止查谟和喀什米尔的民主进程。

相反,巴基斯坦6年前发动了它所支持的查谟和喀什米尔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这种恐怖主义活动今天又走到了新的极端。雇佣兵马斯特·格尔烧毁了查拉尔-埃-沙里夫神殿,并居然声称对这一暴行有功,他返回巴基斯坦以后,因为其罪行而在巴基斯坦大众媒介以及巴基斯坦政府的电视上出尽了风头。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今天假惺惺的声称,边境地区部队的集结使武装份子无法从巴基斯坦越入。马斯特·格尔在烧毁了查拉尔-埃-沙里夫神殿以后又返回了巴基斯坦,这表明巴基斯坦要将军火和恐怖份子偷偷的送入查谟和喀什米尔继续进行多么容易暴力活动。

巴基斯坦政府声称他只向喀什米尔人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巴基斯坦的道义支持已经使两万名喀什米尔人死亡。我国的保安部队从查谟和喀什米尔查获的军火只是巴基斯坦提供的军火的很小一部分,但是已足以装备四个部兵师。如果这就是道义支持,那么当想到巴基斯坦的非道义支持会是什么样的时候,我们不寒而栗。

尽管受到了这些挑衅,印度对同巴基斯坦的敌对行动毫无兴趣。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大谈来自新德里的战争威胁,这其实是他的恫空臆想。印度政府已经在最高一级以及双边讨论中反复强调,印度只希望同巴基斯坦建立和平关系。巴基斯坦拒绝作出答复。然而,尽管我们对巴基斯坦不愿意同我们实现关系正常化或举行双边会谈感到失望,我们也注意到,在巴基斯坦领导层影响仍然最大的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已经反复声称他们不认为会发生冲突。

在我们地区没有战争威胁,这种威胁肯定不是来自印度。我们的部队都驻扎在和平地点。他们在查谟和喀什

米尔是为了保护该邦的无辜平民,使他们免遭恐怖份子的掠夺。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说出了令人震惊的话,他声称印度同将几位西方旅游者扣为人质并且杀害了其中一人的阿尔-法兰集团有关系。然而,被拖入了这一令人不快的事件有关国家的政府都知道,阿尔法兰集团为一个恐怖组织出面的,这个恐怖组织就是以巴基斯坦为基地、接受巴基斯坦资助并代表巴基斯坦进行活动的哈尔卡-穆尔-安沙尔组织。同阿尔法兰集团有直接联系的证据是,他们要求释放目前被扣押在印度的3名巴基斯坦恐怖份子。

巴基斯坦对军备竞赛感到哀伤。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正是这个国家在80年代挪用了提供给阿富汗圣战者的武器,并在90年代这一来源枯竭时到世界各地寻求更多武器。美国国会最近通过的一个法律修订案又将使巴基斯坦获得价值相当于好几亿美元的军火。而且早在几年以前巴基斯坦就获得了导弹,但他确声称这些导弹一直还放在箱子里——就象巴基斯坦人民一样。

印度现在一心一意的进行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认识到这必须成为我们最优先的任务。我们认为,如果巴基斯坦政府也赞同这些目标的话,那么两国就有可能为实现该地区的和平共同努力。如果我们在这些目标上取得一致见,那么就无需由第3方来劝我们成为好邻居。

巴基斯坦外长谈到了安全理事会关于喀什米尔的历次决议,称这些决议是神圣的。但就在同一个发言中,当谈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时候,他称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对波斯尼亚实行的武器禁运是非法的。不能只在对巴基斯坦合适时才认为安全理事会是神圣的。

我们同巴基斯坦的困难并不是独一无二。阿富汗政府在1995年9月14日的一封信中正式向秘书长指责巴基斯坦与一些雇用团体勾结武装干涉别国,这些雇用团体是由巴基斯坦组织资助和训练的,但撒谎成性的巴基斯坦政府声称与他们无关。阿富汗境内塔里班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境内法兰都是巴基斯坦制造的。

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将其国家制造的恐怖主义艺术变得完美后又对本国人民采取恐怖主义行动。卡

拉奇在燃烧,因为巴基斯坦政府在对本国人民施暴,克什米尔深受巴基斯坦恐怖活动之害的人对此十分熟悉。当然,从某方面说这是巴基斯坦的长期传统。1971年巴基斯坦军队在当时还是巴基斯坦一部分的地区进行的恐怖活动使三百万人丧生,屠杀和种族灭绝规模完全可以与法西斯主义的任何暴行相提并论。

我想十分明确地指出一点。无论巴基斯坦说什么作什么、无论是暴力、暴行、还是重复一千遍的谎言都不能改变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并将永远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印度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维护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与其他印度公民一样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中的权利。

印度政府希望巴基斯坦政府不在跨过控制线资助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恐怖主义并象秘书长在他关于本组织的工作报告中敦促的那样,回到谈判桌进行有益的对话,从而表现出谋求和平解决办法的诚意。

如我开时所说的,我这次行使答辩权发言是被迫的。巴基斯坦滔滔不绝地恶骂和谎言是无休无止的,可以预料,今后还会大量出现。我们不打算浪费大会的时间来对进一步挑衅做出答复。

拉德苏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今天一些代表团再次提到核试验问题。特别是其中两个代表团说了一些批评话,竟然谴责法国和中国的行动。

法国对这种指责表示抗议,这些指责不是根据事实进行的客观评价。在这方面我谨重申,应该事实求是地看待法国完成当前这个方案一事,即它将于1996年5月底以前完成一系列试验,最多限于8次。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在明年尽快缔结一项真正有意义的条约禁止任何核武器试验或任何其他核爆炸。

我重申,完成我们的试验方案并未有害于环境。试验符合法律以及法国所作的承诺。极严格地限制并不意味着禁止。最后该方案将使法国成为一项最令人满意的、最严格的禁试条约的支持者。

巴沙贝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在听取联合国王国代表团的发言后,阿根廷共和国谨行使答辩权,重申

我国外交部长迪特利亚先生今天上午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所表达的观点。

卡迈勒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印度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巴基斯坦的极为荒谬和毫无根据的指责。让我们来看看他所说的几点,首先他把克什米尔说成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查谟和克什米尔并不是印度的一部分。克什米尔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土,过去四十七年里联合国一直是这样承认的。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联合国地图以及正式文件都证明了这一点。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明确地决定,将根据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自由和公正的全民投票的民主方法所表达的全民意愿作出对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最后处理。

克什米尔问题仍留在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的年度报告确认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有待解决。自1949年以来联合国为期最长的维持和平活动-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印度巴观察组)-就一直驻守在控制线上。印度领导本身就公开承认查谟和克什米尔有争议的性质。印度第一任总理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说,印度让克什米尔人民对最后解决办法问题作出决定,印度决心遵守这个决定。

关于巴基斯坦似乎对安全理事会以及联合国印度巴基斯坦委员会(印巴委员会)的各项决议得不到执行负有责任的指责是不真实的和没有根据的。

非军事化适用于查谟和克什米尔整个领土,不仅是解放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领土。在应该撤出印度部队时,印度以许多借口不履行其承诺。联合国调解人欧文·迪克逊爵士不得不报告说,印度坚持一些条件使得不可能举行公正的和自由的公民投票。印度还阻挠欧文·迪克逊爵士的后任格雷厄姆博士的努力。印度对任何公民投票都不感兴趣,而决心抓住克什米尔不放。

后来在1950年末,印度违反安全理事会决议,采取了全面并吞克什米尔的步骤,召开了所谓的立宪大会。因此,从一开始就是印度阻挠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

印度还指责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有领土野心。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是印度表现出对克什米尔最恶劣的领土野心,它非法占领了该领土,并惨暴地统治该领土人民达47年。

印度领导人和将军们不时威胁说,要跨过控制线,占领自由克什米尔。1994年8月印度总理威胁要完成收复自由克什米尔的这一未完成任务。1995年5月在克什米尔的查拉埃沙里弗神殿和清真寺被烧毁后,印度内阁部长和领导人发誓教训巴基斯坦。这种行为,并非巴基斯坦对印度占领下的被压迫的克什米尔人民提供的道义、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支持,正是典型的领土野心。

印度代表还企图把克什米尔的自由斗争污蔑为恐怖主义运动。这是殖民主义主子为继续统治用武力占领的领土找借口使用的陈旧伎俩。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压迫者的观点,那么大多数自由运动都会被化为恐怖主义。因此联合国明确地将恐怖主义行动同在外来统治和外国占领下的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进行的合法斗争明确区分开来。

印度关于巴基斯坦从边界对面煽动恐怖主义的指责显然荒谬。巴勒斯坦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

自1990年以来,巴基斯坦曾一再建议沿控制线部署公正的国际观察员。去年,巴基斯坦外长向安全理事会主席建议在控制线两侧扩大印巴观察组。印度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设性的建议。这雄辩地说明了它的主张的宣传性质。

除非印度同意设立更有效的国际机构来监测控制线,它对越境恐怖主义的所有说法就必须以其所应得的蔑视来予以对待。事实上,印度今天或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在克什米尔的600 000多名印度士兵参与着世界上最可恶的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的行为。印度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位置就说到这里。它不但在克什米尔而且在所有的邻国都发动了它的国家机器,巴基斯坦也是它情报机构的一个特别喜爱的目标。

在最近的过去,印度恐怖主义分子已经在巴基斯坦杀害了数以千计的人。没有那个城市可以免受他们的恐怖

主义。在边界的印度一侧开设着50个恐怖主义营地,其唯一目的是在巴基斯坦进行恐怖主义和破坏。

也曾经暗示的是,查漠和克什米尔多少均有一点双边特征。没有比这更远离事实真象的。1972年的《西姆拉协定》即没有改变查漠和克什米尔作为有争端领土的地位,也没有改变这一问题的国际性质。这也没有阻止巴基斯坦在国际论坛特别是联合国提起这一问题。印度一向排斥巴基斯坦旨在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甚至是按照《西姆拉协定》而就查漠和克什米尔争端开始认真谈判的各种努力。印度在开始每一轮双边谈判时提出的条件是巴基斯坦应接受其非法占领查漠和克什米尔是一种即成事实。

印度吹捧的所谓选举是用来使其非法占领查漠和克什米尔合法化的最显眼的花招。在印度军事和准军事部队对克什米尔人民施加暴力而且整个国家机器正在操纵着一场通过幕后指挥的选举闹剧时,查漠和克什米尔人民怎么能表示他们的意愿呢?

印度总是在国际压力之下开始谈论克什米尔的选举。整个克什米尔的领导层已拒绝了任何选举。他们已经宣布这种选举不能代替联合国向他们承诺的公民投票。

曾经提起在卡拉奇发生的事件。巴基斯坦积极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巴基斯坦总理莫赫塔拉马·贝娜齐尔·布托领导了世界人权运动,把其看作是民主机构、民族团结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基础。

但是,巴基斯坦从来没有模仿印度傲慢的姿态声称我国的人权状况是完美无缺的。巴基斯坦从未声称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典范。巴基斯坦境内违反人权的行为是由个

人而不是国家所犯下的。在另一方面,在克什米尔,我们正在目睹的一种模式是奉行一种周密计划的国家政策而犯下的大规模、有系统和一贯的违反人权的行。数以万计的人已遭到印度保安部队的杀害。

最后,我要谈谈克什米尔境内不幸的人质。巴基斯坦谴责无论在任何地方发生的所有扣押人质的行径。巴基斯坦明确谴责一个身份不明团体法兰绑架西方旅游者的不人道行为。所有证据清楚地指明了一个事实,即这一劫持人质的野蛮行径是印度情报机构为了使喀什米尔人们的合法斗争丧失信誉而玩弄的一种粗暴而玩事不恭的把戏。34个喀什米尔政党和团体的联盟“各党自由会议”已谴责这一行径并要求立即释放人质。来自印度军队大量集结地区的绑架个人和接连三次的行动,劫持人质者通过电话和无线电通信与外界和印度当局不断接触——所有这些事实对印度在策划这起劫持人质的事件中的共谋关系提出了极大的怀疑。国际媒介也已经报道了有关印度当局正在控制劫持人质者的令人感兴趣的证据。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重申不管印度在查漠和克什米尔这一本组织承认有争议的领土内采取了多么迷惑人的行动,都无法使它摆脱其目前的困境。印度已经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关于它是当事方之一的喀什米尔问题的各项决议。600 000多名印度部队现在正在残害查漠和克什米尔和平的人民,但他们无法摧毁他们脱离印度的征服而获得自由的决心。

下午8时45分散会。